平原縣志

十

DS
793
S42P536
1748
v.4

LIBRARY
JUN 29 1971
UNIVERSITY OF ...

三

平原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上

書目 舊志闕

六藝九種七畧之目志自漢書至唐部分爲四曰經史子集後皆宗之顧四部之名非唐坊也魏秘書監荀勗實始之而宋齊梁秘[illegible]亦各有四部目錄書目之志蓋可少乎哉[illegible]亦著作莫成[illegible]本[illegible]朝明焦竑侯太史經籍志臚列最備今以不槩見[illegible]近代名山之藏賤率其目俾徵文者得以考焉

漢朱建平原君七篇 見漢書藝文志儒家

魏管輅周易林四卷　周易通靈訣二卷　周易通靈要訣一

卷　破躁經一卷　算占書一卷　五行雜卜經十卷　鳥
情逆占一卷
管辰管輅傳二卷
吳劉惇太乙要妙百篇
齊劉懷慰集十卷　劉善明集十卷
梁劉峻類苑一百二十卷　文德殿四部書目四卷　文集六
卷　注漢書一百四十卷　注九州春秋鈔一卷　世說新
語注十卷
劉杳要雅五卷　楚辭草木疏一卷　高士傳二卷　東宮新
舊記三十卷　古今四部書目五卷　文集十五卷

書苑二百卷

劉霽釋俗語八卷　文集十卷

劉歊集八卷　古今文字序一卷

劉訏集二卷

北魏房景先五經疑問百卷

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　崔氏世傳七卷

隋王孝籍尚書注　毛詩注

唐高季輔集二十卷

宋趙自化調膳攝生圖四卷原名四時養頤錄　漢沔詩集五卷　名

醫顯秩傳三卷

明石璥性命道德書國初爲知縣崔掄奇取去不審已鋟版否
宋仕繹慕園集　存笥集　奏議摘稾
張敬比部集　高知止平原縣志十卷
趙時升醫學意譜　趙熠活幼心法
國朝董振秀修備要法十篇　趙重煦重修平原縣志
張完臣周易滴露集　安遠堂詩集　東村日錄十卷　海隅
竊言　鈔評陸劍南七言絕句
趙瑋典禮議略二卷　聖樂元音一卷
董訥西臺奏議　兩江疏草　督漕疏草　柳村集十二卷
詵琣集六卷　董調疏快山房集

宋世則借槐亭集　雜著　明詩選
張湜四書講義十二卷　董訪似山亭詩集前後二刻
董思凝養齋集　海棠巢詩詞　淮行草　滇行草
劉芬四書口授十卷　張伯琅此君堂詩集八卷
張方載自娛集　聊爾集
陳誼讀書隨記八卷

序賦碑記啓附

事以文而有徵文亦因事而不朽其義固相資也邑志舊採碑記雖不盡中郎亾字之題韓山片石幸猶不乏今更採其有關於興廢者補之以類為次用當記事之珠獨闕文也

乎哉亭賦啓各一首附

重修城池記　元邑人謝文禧

縣邑之不修藩屏者肇自至元十三年平定江南之後我皇元混一區宇治教休明民無姦宄故也然承平迄今僅七十餘年蕞爾徐方繹騷不寧國家廼有修理城塹之命至正改元之十二年監縣文林郎也先不花奉中朝遴選乘驛涖任及判簿將仕佐郎王庸典史龍顯祖來爲僚屬躬督其版築穿浚之役循視故基規畫立法惟役富厚有丁之家邀事赴功敢以勿亟畢弱小民咸得休息城既高堅池惟深廣則東西南北安置大門樓建重室晨啓關而夜扃鑰官民安堵如也又於城之西南隅豪

之兩堤植柳四千餘株防護岸趾公之用心可謂詳且遠矣縣當驛逵之衝軍士馬駝經過浩繁宿頓多於縣治蹂躪日久房階隳敗廳廊傾漏幾於不蔽風雨監縣公倡率僚吏咸割俸幣以仍舊益新爲已任復勸諭里中義士李惟賢等鳩甓甃石隨意樂輸凡正廳三間兩耳房四間東西廊一十四間後廳三間兩耳房四間東廊房五間西架閣庫五間廚舍三間更鼓樓三間並前後甬路階砌修復完固輪奐一新遠逾舊制不終年而俱各落成夫公職居牧民之長當多事之際萬萬供需曾不避難而能以精勤辦事有方如此得非由於天性然也於是伐石紀事以垂不朽可不偉哉至正十三年五月記

重修城池記

明邑人姚文淵

平原古郡也唐以縣屬德州國朝因之城則郡之舊也歲久傾圮門不關鑰濠不瀦水民若野處莫爲之防成化初寶應周君諱溶者來知縣事乃役民修之於是卑者以高陂陀者以平加堞其上儀爲改觀周去尋復廢正德辛未秋遂爲賊所破百姓罹害不勝其苦越明年壬申湖南道州陶君成字國器以鄉貢擢知縣事甫下車痛民之荼毒也周覽而歎曰令以養民爲職城守與兵食雖豐適以資寇如養民何且出示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乃鋭意修築民亦知所懲刱樂於趨事擇其屬之能幹陰陽官者鄉大尹齊君高之子齊瑄委以監役而會費調度總

之已高加於舊字缺二版廣四之一周以女牆牆之內爲巡警舍二十有四置門四甕甃而闗鑰之嚴出入之禁起土於濠濬及尋廣若尋者四濠之外爲郭高丈厚如之役民凡二千丁爲費五百緡有奇始事於壬申夏四月訖工於是年八月屬余爲記以記歲月夫設險守國寄民社者首務然而承平日久上下相安至有周章於有事之日玩愒於事平之後蓋不知其幾也陶君方涖茲土一念斯民圖惟永賴舉千百年之頹廢壯爲一方之保障其功不亦偉哉昔坡公築隄於杭有功於民民號曰蘇公隄平原之城安知異日不號曰陶公城乎余因所屬記之俾將來有考云正德八年長至日記

新甃甎城記 見舊志

明邑人張蕙

萬歷十一年五月戊午平原甎甃城成士民稱慶屬學師生屬余爲記僉曰平原土城元至正年築我朝成化始建門樓然土多鹻隨修隨圮正德間劉寇之變可爲鑒已幸今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廢具興撫按藩臬及守茲土者罔不殫心竭力爲國爲民金城湯池萬年保障美盛矣美則宜彰盛則宜傳耆紀請石用垂不朽時邑博高苑王公策與吾平原幅員伊邇輔車相依尤力贊之余曰唯唯是吾邑之盛舉也曷敢以不敏辭嘗考周禮城郭溝池涖於司馬之屬禮記坏城修鍵閉於孟冬之月春秋城邢城鄆城郎城楚丘必詳而書之王公設險聖人域民

夫豈徒哉況我平原北拱京畿為畿輔之股肱東望會省為齊魯之屏翰西通安德南瞻岱宗路當四衝往來相續地平土衍無山河之限此邑之所由名歟城池之修誠今為政第一義矣其議也始於前邑侯王公星請撫按藩臬暨本府諸公經營方舉適以欽取北上喬公復補余邑公甫視事即以身任之備稽案牘綜理益周以庫帑未足也議請香稅以益之匠役丁夫工食告匱也議請倉粟以補之甎灰造運均派於上中戶復議增價以寬其累夫役派於下戶仍議用一緩二以節其勞議上兩院藩臬諸公皆曰可城計五里零一百步約用甎一百九十一萬九百有奇石灰三十九萬六百餘斤甎灰價銀動支庫貯節

年裁省里甲銀二千五百六十兩九錢四分又請發庫香稅銀
二千兩及動在倉粟穀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二石給散匠役工
完冊報城分四大工委令縣佐各督其事仍條分十工責令邑
人省相耆老四十員名夙夜勤勞至廢眠食城共計四門城外
各修月城一層復建敵樓於上四隅角樓四座四面各設腰鋪
學宮迤東水門一座上即文昌桂閣肖像在焉池濬深廣倍昔
外築隄堰以備霖雨經始於十年九月訖工於今年五月冬埜
泰秋仍各暫停數目一甦民力一重農時凡四閱月而成焉蓋
用而不費民雖勞而無怨巍巍然奐然哉如矢如匪直壯觀哉足
衛此萬世之澤也哉按史籍及通志云荊方城而備禦甚無

備而釁生駁戒昭然言備之當豫也昔顏魯公守平原陽託霖雨祟墉浚壑歷代建祠祀之要攘之功於今為烈也喬公可嫓美於前矣工將就緒復承欽取之命今邑侯方公繼至更增陴濬隍樓堞聿新二公未就之工今悉告竣雖然易稱設險而必曰守國旣曰重門而又曰擊柝孟子亦云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夫城池至焉守即次焉余邑城成三公咸有功於修之矣若夫守之深有望於將來也因歷敘初末以識歲月云爾

重修縣城記 見舊續志　明邑人宋仕

平原北望燕薊南接祝阿東臨犂邱西通清河無上下陵谷高深之險而塊然一城若壘土焉明興仍勝國之舊迨今上即位

之十年河中喬公起鳳來令是邑始興聳之越二十有六年遭
淫潦之浸蝕城無完膚如劍如脫峙者岸崩欹者獸臥可憑可
歲為縣之憂邑侯黄公景章既承王命乳保平原急病彰瘝剔
蠹流膏期月而可政通人和室有襦袴巷有歌謡乃顧城雉興
念閔焉曰嗟乎昊天不弔降災既漂民不復撤民衛如絮敗焉
奚還金湯余將以衆力攻之恐興役之不時為斯人厲且虞用
不給不克終圖以為執事憂於是監寐求思日夜疚心丐命於
上游諏於野僉謀既同乃糾工議出橐金以佐工費而薦紳士
民爭發蓋藏扶義而起遂量雉須材酌工賦役均餼命食城之
圮者基存崩散數之以尺衰多續寡得一千五百五十有奇工

用之屬以枚計者七十四萬以觔計者合枚之數而再倍焉持畚鍤而從者三十餘萬指而坊匠之徒雜遝各核其事凡用金一千二百餘緡穀六百二十餘石而竹頭木屑匠役廪餼之用悉關於經費巧者思壯者力三閱月而奎角埤堄雲爍霞灼然若鑄金而四輔之役不踰時工不再計百姓咸知我侯之敏規制有方出納有經百姓咸知我侯之義不勞衆而得逸不趣令而集事萑苻戢念婦子攸寧百姓咸知我侯之仁嘗試與衆登城而望青碧輝煌帖然若幅幔而禬禬者前日之敗壁頹垣也纍纍若巖石而壁立者前日之委土也突低廣袤若斷若續介若瀑布直洩而遠注者前日之傾圮而中截者也衆曰侯於

平原信有功矣後之有幹有年於茲邑者誰知我侯之覆露者遠也余曰然請聽輿人之誦記之以銘侯績且以告繼侯者是爲是敘之無忘侯功也

重建四門城樓併修城垣記　國朝邑人董訥

蔣爲民社樹不朽之功利賴當時聲施後世則必經營相度百廢具舉始足以共信其將來然一有興作勢必勞民斂怨功之所在謗即隨之是大不可平原本壘土爲城明萬歷間喬侯始甃以甎未幾淫潦浸蝕甎盡剝脫後黃侯嘗重修之而卒不固數十年來垣崩獸臥之狀不堪寓目四門尤巉亢勢若齒牙之勤猶行者危之邑令欲從而修葺則貲無自出計惟履田畝按

戶口捐輸在民庶幾易舉事又近於苛加令不敢承大吏亦不肯任其責以是傾圮者如故而莫之問高陽李公璘來尹茲土慨然以民社久遠之計自任目擊城之圮而熟籌費之難也因集好義者若而人與謀曰城以衛民而又朘民之力是厲民也且夫闤閣闤闠之間士大夫多託足焉漁樵農牧恒散處田野苟其賦以自衛可乎乃出俸金鳩工庀材而紳士爭發蓋藏以襄厥事而民無與焉城高二仞有奇延袤五里餘其間裂者欹者剝落者中截者不知凡幾丁夫匠石之繁埏埴餼廩之費又不知凡幾公一一人綜理之裕如也越一年而工竣向之頹然委土者今且巍然壁立其欹危可怖者亦磐石安之且新樓翼然如

鳥斯革矣是役也小民安堵弗擾於役紳士急公若相忘修葺之勞非公長才善馭有以鼓舞而興感之亦何能不費民間一錢羣扶義而起者如是哉或者曰平原趙公子勝食邑也侯於斯守令於斯者代有偉人公之門第才品類亦宜傳不朽故其行事皆遠大或又曰平原城古隄旋峙大流環繞襟馬頰枕盤河地脉平衍雄文之勢也城郭完固科第蟬聯益甚此舉實嘉賴焉宜爲文以勒之貞珉余時會奉

命督兩江事便道經些門敵樓雉堞大異昔覩且夜無犬吠俗鮮鶉結黨塾不輟絃誦囹圄幾至空虛深歎公之留心民社有謂吾土而規模宏遠已見一斑公之勵精圖治於天下後世有其

末有考也是爲記時康熙二十有六年夏六月穀旦

重修縣治記見舊志

明知縣新淦朱良

平原漢以來倚郡爲縣隋唐宋金元乃隸德國初因之縣治在城東北隅前代建置不一元末廢毀國朝始建官廳三間更久頹敝雖屢經修葺然規模基址卑陋不稱弘治庚申仲夏予承之出宰茲土每政暇商於二三僚友曰縣治一方偉瞻生民之休戚固不係此政務之張弛亦概於此見也前此欲修未甚頹敝頹敝之甚適當今日吾乃坐視其敝而不修後終必有修之者將得指其隙而訾之責將焉歸或有以爲土木一興必勞民傷財斂怨於人是大不然夫今日之民之財即異日之民之財

兇所當爲吾爲之奚恤夫人議來任之明年秋呈監司出官帑金三十兩鳩材聚工循舊制而增益之窪者塡塞之高者平治之卑小者崇大之隘陋者開拓之帑儲不足又從而區畫之功始克就尋建正廳五間軒豁壯麗視前更新東爲幕廳西貯龍亭儀仗各三間掾分爲七每房三間計數二十一也東次三間爲馬政科西次二間爲承發司又次有架閣貯器二庫淸軍淸匠二局造作有所派糧有所逼計十二間焉甬道中有我祖聖諭碑護以亭前三間爲儀門門之東西八間爲耳房以處隷卒鼓樓大門外蓋旌善申明二亭東西相向屹立廳事後有堂三間中建過廊五間由之而入堂之左四間其一齋居所其一退

谷所石車樓臺闊約六丈餘高二十丈下設地窖貯金帛甲胄

半樓執役者成其上立亭以防不虞最後爲公廨舊多傾圯剝

落適以漸葺理總計二十餘間宜燕息公廨旁有隙地一區治

爲圃種蔬菜鑿池疏流畜鵝鴨以供日用賓客之需閒又命民

兵築土城高一丈七尺周圍五里許每百步設一鋪便巡視有

加舊減以至藩臬分司府館學校并治屬衙宇應祀神祠悉因

舊規而聿新其制三義原有廟也而今則改作魯公原無廟也

而今則義起之親爲督工靡不周備輪奐聳觀創於弘治辛酉

之七月閱四年甲子工甫告畢時將落成邑之士大夫太守王公

彥平暨鄉進士杜君斌章上舍李君宗堯偕父老輩咸酌酒相

慶曰明公下車百廢具舉第恐歲久名湮願並記其事用傳不朽余意此非及民美政何足傳衆强之不得爰著於石

平原縣修廟學記見舊志　元翰林院編修東阿李謙

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惟以亂民亂云者治之謂也蓋兼有君師之道焉縣尹去民尤近以導揚風化爲職庠序風化所自出善治者必以是爲先務然縣有劇易事有繁簡處劇若易理繁猶簡者非才有餘刃能然乎平原當南北驛遂之衝簿書獄訟徵發會遣與夫行李往來廷勞郊送日不暇給今達魯花赤札木合尹張元規簿馬汝翼方爲縣僚偬能知以興化勸學爲已任其賢矣哉縣故有學居城東南厥燬於

[illegible]孝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蔣文霆存倡邑人㑋舉典[illegible]文爲殿三[illegible]
春備至元七年縣達魯花赤札忽兒始闢諭教之[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
逮札木合元規汝弼偕季以故殿卑陋規制狹隘不足[illegible]禮容
相與圖議曰聖代崇尚文治吾邑雖褊小有人民社稷亦古者
子男之國揣分思職在興學爲不可緩乃共割俸幣邑之尚義
者聞風[illegible][illegible]輸所有雖恐其後司出納董營度則擇謹厚者授
之伐石於山市材於民撤故殿一新之爲門閎爲齋序爲庖爲
廄[illegible]踰歲工作告成奉安聖師配哲像歲二仲月朔望釋菜獻
享如禮教諭高從正不遠千里來京師請志其事於石竊惟人
性[illegible]於天未始有今古[illegible]興而學隨世變則有今昔之不同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所有也其相與之理各有攸當并爲之長上者開導訓迪將失其本始不知有教道之實人之所以學師之所以教聖賢之所以傳以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此外無他說今之學者則不然呻其佔畢作爲辭章馳騁辯說簧鼓一世以爲儒學極致求之古人之學相去遠矣今學成教舉所以惠淑邑之子弟作新耳目縣長貳可謂不負所職矣爲上子者所當體承明府美意朝夕警省講明實用以究夫爲己之學若夫本原經傳覺悟後進則又司教導者之責職思其居其尚勉旃元貞元年記

重修廟學碑陰記 舊志闕　元教諭李思誠

乙未之春前平原縣官徐欽虞諸吉生位中賢豪捐金割俸

祈鳩功撤宣聖故廟像輪奐一新宏敞峻整有光於前鄰邑罕比翰林學士李野齋既為文以表之惜垣墉丹艧講所階砌未克備以代去功緒中輟歷五星霜而郡守內翰傅公至公文章經濟才也因按巡部屬蹄是邑來謁奠顧而歎曰若人也功至是逼於去任不克竟願艮有憾焉任其後者何忍坐視遂諭監縣令簿尉屬衆皆忻應分工董役不再月凡前政之未備者悉備之功方於前殆為髣髴所謂君子成人之美於兹可見落成之日邦人大悅曰既申作者之美請誌述者之功刊於碑陰以壽其傳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廟貌之光將不特美於今

日矣僕義不可辭直紀其事且以邑長僚佐名氏附焉庶流芳於來者亦勸善之助云大德五年五月七日

重修宣聖廟碑見舊志　　元民旬副使恩州王士元

吾夫子之道與天一天無不覆道無不在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凡彝倫之所以敘皆本之天凝爲道而宰諸吾夫子自通都大邑下及蠻貊有生之物孰不戴天而履道然禮有定分不得爲之於天得爲之以報斯道者舍吾夫子其誰哉況承平日久典制所遵是宜郡有學而邑有祀也平原今邑之一當燕齊之衝而密邇鄒魯宣聖廟在邑巽方創於有宋中丁變故蕪廢者畧金承安五年皇元元貞乙未嘗再新之迄今又四十稔歲月

所漸涵甫所剏宇者疎垣者夷廋無於揭靈無於妥而報施之
表泯泯也元統中曹南張仲鑑以名臣軌孫來尹是邑攟燾前
之緒業治功將成民富可教時春上丁舍奠先聖樂奏就位循
覽愀然曰惟體天淑人之澤雖越宇宙當亭不渝吾治亦劇邑也
何祠宇之陋如是乃割初亞終三獻官奉從以志士豪民之助
貿材鳩募匠力朝而聽訟晡而撫工館客之暇而輒董役雖吏
牘山積驛使星騖而經營之勤亦無傾刻間廟屹且壯不踰時
而告厥成功聖有殿賢有廡師席有堂生業有齋門垣廚庫諸
禮器井井咸備是役也汶上張元凱主邑簿萊蕪潘居敬叅幕
是實協贊之明年二月丁丑前夕漏三鼓尹緋衣象笏率僚屬

鴞立殿陛燎煌亘空甍碧鄰鄰椒塗輝赩假官縣肸蠁尊彝罍
斝籍籩核鼎彝潔粢漿充腯具祝幣蕭膋焄蒿騂脯與牖博士
弟子員陪列冠服周章濟濟相後先贊者以次舉至徹俎則訖
事而合燕矣學諭覲城陳容刻狀走幣款士元文諸石士元之
居抵平原不遠兩舍聞張尹之政不專於寬而人安之不瀕於
猛而人畏之凝神物初存心道先仁而父子睦而吏民和而長
幼遇諸途則異老稺修諸家則嚴衽席田弗督而劭俗弗誘而
靚省弗惕而一身以先之誠以將之忠以行之治之無聖之哀
也觀之崇治之旗也一邑而天下一尹而大臣屹爾守淵爾[illegible]
麗爾滿則內望外王之績夫何難造乃[illegible]於[illegible]遞之家當[illegible]

佺德之輩而能成從容報本之功吾知張也優爲之在所不論
可也旣敘而爲詩以繼凝安九變后其詞曰昊穹冥冥臨下有
赫篤生元聖作羣黎則人我域我年我續我願言報之云不我
可閟宮王章肇唐開元孰構於原天水之完起廢回傾勳集昭
代俊造林林於焉滌濯春兮載絃秋而咏歌思樂頖水菁菁者
莪有盍其醒不惠其肴鳳鳴高岡燕齊之交燕齊之交文明之
阜誰其尸之張仲孝友惟仲孝友維國之楨作廟尊王展也大
成

平原縣修廟學記見舊志　元國子監司業恩州司庾

聖人出而世教明綱常理而民極立天爲民而生聖人萬世之

幸也聖遠言湮非學不覺故古之郡邑皆有學即學爲廟春秋
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者豈非以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莫
盛於三代而極備於成周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
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間遵古治迹選賢
得人惟漢唐爲最故文翁常衮雖在建蜀莫不有興學之效蓋
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一日不可廢也皇元混一區宇文教敷
宣至元甲午制諭中外畧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
當崇奉大德丁未加號大成實前代未顯之懿稱我朝非常之
令典列聖相承責任風紀勉力守令提調其於吾夫子崇奉之
意猗與盛哉平原縣廟學宋金故基兵燹之餘再經營建至正

二年秋八月縣尹晁邦直懼夫歲久日入於壊議所以修復之
謂謀僉同迺資祿廪市材鳩躬自董督刻意專勤以完舊益新
爲已任正殿完飾巍然煥然兩廡撤而新之遠逾舊制七十子
之徒及歴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復其繪像而列焉内外有門
周圍繚垣講堂齋舍跡圮者莫不葺理固密役者悅其使匠者
兢其心視其規模甲於鄰邑甫二月告成邑長老士夫歆艷厥
績推教諭盧彥實儒士董士能來廩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廣大
如天地昭明如日月萬世尊而仰之然其爲教非有甚高遠難
行之事亦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惟曰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各止其所當止至善之地而後已即綱常理而世教

明也嗚呼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分天子之土而守焉其於民俗教化之本可不倡導而風厲之乎今晁侯處親民之職當驛逵之衝徵賦浩穰期會峻急獄訟糾紛簿書雜遝無難劇繁無恤倥傯而方以廟學爲務可謂知本者矣侯昔同舍爲國子生由賢關而來況職司提調其悉心殫力也固宜繼自今學之士瞻聖賢之廟覩學聖賢之實孳慎勉厥修無姑爲游息地庶幾齊一變易至於魯且至於道人材輩出罔俾建蜀化效專美於前斯無負侯之用心矣癸[illegible]冬十有二月望日記

重修廟學記

坰邑人趙見圖

今上即位二年斥奸佞褒逸民直枉既清風俗於變猶慮士教

未端聖道弗顯乃命有司警道路戒鸞輿以正月廿四日幸太學特牲祀孔子勅諸路典學使者申明庠序之教於是天下曉然知重名誼罔不洗心易德風於潔廉吾邑素淳樸人不習諂諛令邑宰殷公聘之復飭躬砥行仰體明天子至意月進民之秀者課業於明倫堂申之以孝悌忠信之義且捐俸爲倡以新文廟大夫士願從者聽積會所得共計若干自己巳三月三日工興越四月告成事其改掇者爲啓聖祠爲敬一亭其飭舊者爲大殿爲明倫堂爲尊經閣爲兩廡爲前兩門爲左右兩坊所新建者爲前坊夫以工計木以根計瓦甓甎釘各以枚計灰以石計各若干而私不擾公不費焉於乎非公身儀率先而能若

是乎圖謹按孔子立教本於虞廷執中故其道洗心退藏闇然爲己修其本而末自應如論語所稱慎言行寡尤悔之說初非詔後世借以謀祿也自科目設而人競趨名師之所教弟之所習父兄之所責成無非以甲第爲的而衆射之而猥云聖人若是無乃過乎漢制賢良方正科意猶去古未遠其時尚多力孝惇明經術者至唐以詩賦取士而駢辭儷語皆得掇榮宋重理學庶幾不絕一綫我明神聖迭興名賢輩出數百年來黜異學崇正道今天子復奮神武掃霾霧而揭中天平原去京師數百里猶近日月之光公又振民育德用新先聖遺緒玆役也將有不施敬信而民行已興者豈但於槩州貴爲耳目前一偉觀已

耶而圖尤願爲我邦人下一轉語令天下藐竊子疑經以欺世獵名而吾邑獨樸茂不至見異而遷然其志於干祿則一也苟猶爲干祿起見則去聖賢闇修之意遠矣且夫積禮義者豐於德積名教者豐於業故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利用益也懲忿窒欲利用損也我邦人其有即是而悟修身法者庶不負公無斁譽髦意而他年上楨王國其所以表章聖道潤色鴻猷者自此日基之矣圖固陋無文何當掌記之役然不敢辭者以圖之祖廉憲公焞暨今叔父庠生時新等皆先後領修學事而圖又得挂名文字間以世託於有事爲榮之志豈非生平之厚幸也哉乃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於穆清廟實實枚枚於乎孔子大

成巍巍歷帝是崇興賢取才千有餘歲俎豆孔懷文德代昌重明麗正明明天子宣樹風聲殄芟翳薈示民景行聿求聖道聿觀厥成哲錫用享於乎勸民彝倫攸敘四海作新如日之照如風之薰覆爾平原逖聽忻忻民興於仁士質而文降我文師曰易水殷敬爾威儀式於孔嘉治既和止教既洽止告我髦士矣先師止不有日月爾目則昧不有飲食爾腹則饑爾淑何教而俾廟隳聿新棟宇載謀載惟乃求大木丸丸松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榱桷有舄簷楹孔碩新廟奕奕般侯所作先聖是皇士民以若崇禎二年秋九月九日記

重修文廟碑記　國朝翰林院編修山陽周龍官

乾隆戊辰春

天子東巡守至於岱宗首行幸闕里祇謁

孔林典章隆備凡俎豆禮器有加修焉恩覃士類以風厲學宮德

意至深且渥時東省民饑復大沛

恩綸捐賑數百萬綏輯而安全之以故十郡士民各得其所蓋教

與養並舉正德厚生唐虞之治由此其隆也平原地當孔道輪

蹄之所衝會自漢魏齊梁以及我

朝人文蔚起亦於簡端舊有學官在縣治之南創於宋備於元明

國初屢加修葺迄於今六十餘年來漸就頹敝邑侯溧陽黃公勤

於政治

鑾踵旋後毅然以修復爲已任捐俸貲倡新舊制凡殿廡門垣暨
學聖名宦鄉賢忠孝節義諸祠胥燦然改觀而邑之士大夫亦羣
相襄贊以副公望去歲嘉平之月予至歷下今年春公以修學
之狀告予聞而賢之竊惟廟學之設遍天下東魯係聖人之邦
尤禮教之所薈萃莅斯土者疇任其廢墜而不加意顧政治未
敷力有所不能及而士佻於城農荒於畔者有由然也山左比
歲凶歉其民衣食不贍有岌岌然不暇治禮義之勢公莅任以
來敦本務穡雖間値歉歲經理有方賑卹有法故逋無流亡民
氣和樂然後乘以學校之務事不擾民而人無廢業雖愚者亦
咸安其室家而衆著於學問之道則所以仰體

天子阜民訓俗之至意乃起弊抉衰而進於無窮者蓋惟其操之有本審其所急而次第圖之故其施不匱而其治不勞而成嗚呼公可謂能於其職者矣昔總憲董公默菴督漕吾淮脩學宮復紅柵舊制爲之詩以貞諸石吾鄉人至今稱誦不衰嗣予與修邑志拭其斷石錄其詩而梓之今平原爲董公桑梓之地而公之修整廟學其視董公之治淮徽蹟殆重而予適來此得目覩其盛概抑何幸歟吾知是邑人文蒸然日上如董公治行卓卓方未有艾則公之昌明聖教以宏襄文明之治化者是役也豈其粉飾治具云爾哉於是乎記

泮池記　見舊志

明教諭閩中王學夔

泰嶽雄於寓內聳伏盤旋西折迤入平原原固泰之陽也北控
鉤盤南襟馬頻沃衍英饒原隴基置其氣鬱興必將暢為人文
靡學士無種萃矣自有元混一而原學草創國家以來葺構規
畫或廢或舉碩英獻喆之生或斷或續蓋至於今黌宮猶有闕
焉墾前坎後爊窳相因未有修者夫數効於天氣毓於地而應
勤於人劉侯來令茲邑澤浹民教覃士惠豐而斂薄禮備而刑
疎慨然陋學制議厥新之僉謀既合遂營治焉自櫺星門南逾
中道去障垣立華表華表之前鑿池引水甃砌以週如半月形
横亘竪欄玲瓏掩映池之南梁偃屏樹藻繪魚龍黌序改觀煥
然壯麗後之坎浸實且冇冂凡工材陶甓畚築之資悉取之節

飲縮食匱俸橐蓄不以一瓦礫關民費起於庚寅六月彌月而事竣舉數百年不克集者聃睞而舉余遂率弟子員相與贊拜銘碣且和落之載酒於楹實肴於豆執爵而謚於衆曰爾多士幸澤棠茇沐文愛櫛刷類諭原學爲一隣楚矣吾聞之學序不昌良牧憂也良敎不惠大數奇也數偶而學昌無褒然盛服先生接踵以立於其側二三子羞也今天下兵少弭矣天或者其啓侯衷祚原庠行且有泥蟠雲飛登台鼎浄塵氛爲元元福曜以軼漢之高成者乎其無負父母師帥之意也是在二三子三子愼修哉余宜目竢矣有厠於下者起而言謂是舉也虛前實後無亦與青囊經所稱明堂正氣有合與余披襟正色危坐

而領之曰有是乎有是乎否否夫前之□□虛納也後之培以實養也養厚而中虛劉侯之訓以象振□多士勉矣堪輿云乎哉僉曰信哉請書之以爲記劉侯諱思誠字克實別號定宇北直隷山海衛人

學田記見舊志　　明邑人宋　仕

余讀漢史至文翁化蜀事則咄嗟三歎焉夫西京二百年中郡邑長吏至不少也其傳爲循良有循行者乃不過數人而文翁爲之最至其所津津讚慕以爲不可幾及者直以興學一事當之□蜀非有卓爍絕人之績也吾□之所因以求於吏者不已恕乎其□乃興學右文實長民之首務而不可後者與當漢之初巴蜀

號爲僻陋有夷風其後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而俊士馬卿揚雲王褒之流接踵而興以文章名當世則翁實啓之史又以爲天下郡國立學校官亦自蜀郡始此其名與日星並麗矣吏績之良豈足道哉國家申布功令廣厲學官自百室之邑無不築采芹鼓篋之宮莘衿纓之士而食之於是有原隰沃衍之田間徵其稍入佐焉不領於大農之經賦上所以長養人才澤至厚也其後法令滋章俗化寖薄吏治如救火揚沸日不暇給安能以其餘爲講藝育才計即有能者又視爲文具漫不省視甚之直以法困諸挾書者流得無徃役足矣以故文化日盛而士之所爲得用者謝前人遠甚則非其上之人責哉平原於古爲名

郡降而爲邑建學造士有日矣而無田以給即有貧士罔所仰
藉談者少焉邑侯王公以萬歷四年來尹茲邑法布惠覃吏民
咸被於崇儒興化尤兢兢在心既配而飭厲以勸多士即有吉
凶不能備禮者各以多少振之猶以爲不可繼也乃自出羨金
若干買鄭家屯民耿粥地六十畝薛賢地六十畝置牛車二乘
以本屯義民黃京佃種課其租上學宮會計之有婚喪者於是
取之由成師生來謂余曰天佑原邑俾我君侯實鎮撫之諸生
是以得徼大惠其敢不佩服以求君侯之歎不勝大願願斬執
事賜之一言以昭示無極君侯有光藉焉余不獲辭敬諾嘗以
爲文翁際漢草昧興教於僻壤繇微中其教化卓彰著彼况遭

列聖重明累洽人文化成而平原在齊魯間自漢以來名儒碩儒彬彬輩出下至東方禰生之流亦能以瑰節奇文流耀今古固非蠶叢魚鳧之墟可比也以公之惠深陶而厚植之俾諸生有所資借以自淬磨波湧雲蔚幽深習昧悉燿於光明揚馬王褒直下陳耳今天下以學名者往往無由誠使郡邑之長有所慕效各以便宜置之推其所自則平原令先焉不埒如蜀守專邪公名維藩別號淮洲河南信陽人年少有才力以恩選試宰下車以來日夜拊循小民問所疾苦辟地殖穀野無赤壤招撫流亡歸有廬焉旱則露禱饑則弛祿賑之故涖政未幾而平原之民咸有所噢咻以無隕墜嘗有傳循良者累牘書之蜚英騰

茂軼聲前軌不第如漢史中僅僅取與學一事即已也

重建奎樓記

國朝邑人張　拭

縣之有學也所以明人倫敦教化厚風俗也迺宮牆而外又必擇吉地建奎樓無非藉神道以翊文運期大暢夫興賢育才不厭不倦之心焉爾我邑奎樓爲學宮之巽峯志莫詳所自始亦不知廢於何年康熙後壬寅董子克錫與余次男方載同謀倡修沮於堪輿家言不果閱前歲己酉張子試謀復又不果豈文運振起必需其時與抑盛事擬舉非其人莫能任與茲者孔諱衍楠劉諱掄兩先生秉鐸吾邑憫文事之不振慨科甲之乏人於課士論文之暇商及學首霍子墻任子汝楫思欲徼靈奎宿

以為予丑先聲二子躍然起劉是固向某某之所有志未逮者遂相與請命前宰李公公既慨捐而一時邑紳士亦莫不欣然出貲共襄盛舉於客歲之冬訖工焉維春仲既奉奎宿像於樓以妥以侑而堦等且恐久而復湮謀壽諸石來丐言於余余既幸文運之興自今伊始而又嘉諸子同志與夫慷慨樂施者之均不可沒也因為敘次紀其本末云時雍正十年三月日

閑道書院記 見舊志　明山東提學副使安福鄒善

平原縣治東有雲龍寺釋氏嘗建未及成鄭令金謀於鄉大夫士改為書院額其堂曰崇正而門仍其名予易以閑道因為之記曰昔孟子欲閑先聖之道而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今之

爲吾道害非佛老耶闢之將何如欲闢邪以閑吾道其惟明道乎道之不明雖日倡闢邪之說終不可得而閑也何也道本於心吾心之體湛然至靜而足以涵天下之動凝然至寂而足以應天下之感此吾道之全也自秦肆焚坑之慘而儒與書俱泯滅無存漢儒區區收拾於煨燼之餘各守經師之說以相授受而竟不能奪黃老之習唐韓昌黎氏有志於繼孟子而大其聲以闢佛然跡其所以起八代之衰文之外無聞也然則釋經著文豈閑道者之要哉宋周子程伯子相繼崛起乃揭一者無欲靜虛動直爲學聖之要指大公順應爲定性之功於是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而天下曉然知吾道之全是亦何嘗有心於闢邪

而二氏者自不足以亂乎其真然數傳而寖亦以晦諸儒之號爲閑道者又復區區圖固其藩籬之迹而凡二氏竊吾道之精微以自秘概從而闢之以爲此二氏之過高論也殊不知二氏之言其合道者皆吾儒之道而其拂經畔道則以所見之偏今欲闢其所見之偏乃幷其合道者一切禁絕之而裂與之若相汚染然其若何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指吾空空之眞乃避空空而歸諸鄙夫其稱顔子曰回庶乎屢空指其幾於此體也而曰空匱是何避之太深而裂之太嚴耶審如是則所謂寂然不動毋意必固我無伐善施勞不更空耶自是天下之高明者以爲吾儒之道不過窮物理精辯說反不能如二氏之茹乎

其眞而世復以科舉之學驅之故凡徒藉聖經以取世資者亦已矣而其有志於近裏以求身心者則反舍易論孟不玩而注其神於佛老彼見吾儒之所闢者如此吾身心之所近者又如彼於是或陽離而陰與之或嗒然以爲眞詮在彼而不顧其非矣嗟夫彼豈誠溺於是哉不見吾道之全故耳使眞見吾道之全精之足以究身心性命之微擴之足以理天下國家之大不離乎至靜而動自直不離乎至寂而感自順將汲汲焉敏求之不暇尚肯舍吾之至寶而旁索於鄰家也哉故凡道之不闢道之不明致之也道之不明閑道者之自裂自小也是故明乎此體之全然後以禁則齊明乎所以全此體之功然後以閑則至

習者其說以舍末者使知正人心術道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書院前為門中部崇正堂兩翼為齋舍若干令能修政事而聯師儒以崇正學是亦有意於闡道者於是乎記

按此記以闡道為名而其中顧不免寬假二氏之語空空屢空尤屬別解竟似欲援此以入彼者道之大闡不幾裂耶益鄒公父文莊祭酒為姚江高弟公治襲其宗旨而流弊轉甚耳然此記固書院之餼羊也仍存之

重修三義廟記 見舊志

明山東右參議鍾陵張臬

世傳桃園村為後漢先主始與關張締結之所今村在平原西北十五里故有三義廟尚存後平原人改建廟於縣之南城外以便崇祀迨今無遠邇奔走不衰諸遇災眚疾疫禱之咸若響答謁者無不肅穆蓋一方之福祇矣日久廟寖圮居民井懌主

廟道士蔡教松糾耆民荊邦本趙林等共圖聿新適貲物湧至
遂肇工於嘉靖九年庚寅春越四年癸巳正殿落成惟門廡缺
焉迄十八年己亥我中丞堯我曹公奉命巡撫東夏是冬丙子
涖茲邑觀厥俗輯乂嘉之尋弟茲廟益孚感欲崇以風立命知
縣陳霙彌曰平俗之休神之貺也汝知乎茲門廡弗構其何以
嚴廟貌而妥靈爽亟移計羨金若干付董事者卽日鳩工不再
越月而重門翼廡矯然如翬公喜民益慰悅無何分守叅議張
臬分巡僉事張三畏都司翟欽往候公公因屬臬記惟三義之
顛末耀在誌記備諸野史夫人類知之而平人獨爾信向何也
考之獻帝時先主嘗爲平原相與關張素友善疑卽結義之說

今觀者靈茲土而平人殫誠乞福必非淫於神者且能新厥廟
宇何有於門廡直須我公惟公耿介峻潔履道服義神固聽之
非以機必相感若或待之耶或曰三義精英譬若一元之氣磅
礴宇宙靡滯方所矧其經綸蹇頓迹多荆益之間神或依憑宜
不去彼能獨眷戀於兹乎予曰不然三義之結事奇而正非偶
然者方其矢心締盟精貫金石將天地日月山川鬼神罔不鑒
昭非平原乎厥後馳驅四方間關百戰夷險死生相保未嘗一
日忘兹義也不忘兹義豈能忘平原哉荆益之迹水之委流然
耳王業之徂氣之委化然耳運移漢祚賢知曷尤而締義弗解
則生盟於斯沒萃於斯亦理也不然神曷爲著人曷爲崇我公

曷觸而感夫惟義是故闡張之列於先主匪僭平人之祀先主匪瀆從厥初耳夫義人性也義問之宜足感人至淪於肌骨矣是故千載而下能使人慨然感慕而敬信之亦風教之寓祀典所宜舉者神之有無豈必論哉茲廟不崇是不欲民嚮義可乎茲公之意也鐫以告平之人俾勿怠公諱蘭泰之咸寧縣人是爲記

重修三義閣建醮碑記

國朝邑人朱泗濱

三義者何專祀也何言乎專祀郡邑之祭自孔子社稷而外皆得祀及山川墳衍古昔聖賢則平原之祀三義其專祀也固宜平原爲漢昭烈棠里桃園古驛在邑西北相傳爲昭烈與關張

公張將軍結義之所其事不可盡信按史稱昭烈與[illegible]軍出入必偕懽好無間則三義之名其來已久城南關有三義閣爲一邑壯觀邑人春秋報饗恒有事於斯漢制守相與州刺史並爲親民之吏昭烈爲平原相外攘黃巾内勤職守吾邑之高曾並受其賜敢忘諸乎若夫帝君之英靈冠古今震華夏所在有廟而吾邑之受其覆露者獨厚水旱必禱兵荒疾疫必禱有禱輒應人情於其游歷之地戀戀不置以久況神理或然與平原故趙地東連泰峙西擁馬頰風土爽塏人士磊落英多好尚義俠其專祀三義微獨古人遺愛抑亦性之所近云爾康熙庚戌廟燬於火道士趙沖霄力募諸衆積有歲年乃克告成六

月二十四日爲帝君成道吉辰相與建醮祝釐余亦往瞻拜衆
揖余而言曰公昔宦游荆楚曾一至赤壁觀昔者昭烈鏖兵之
處否乎曾一至襄陽觀昔者帝君水淹七軍之處否乎余應之
曰然衆皆驩然喜曰我等以三義爲吾邑所獨有也今乃知非
吾邑所獨有也雖然公試思此巍然者昔日之煨燼也雖昭烈
與帝君之烈烈轟轟不可磨滅者不係於閣之有無而吾邑之
父老子弟非修閣建醮何以展其私心耶公其爲我記之余辭
之者再不獲已則諗於衆曰爾等所謂良善然三義之祀非吾
邑所得專也欲專祀之者在爾等一念之誠耳吾邑所專祀者
三義也而三義中之所專祀者帝君也因帝君而及三義者帝

君之心必出於此爾後受也爾等亦知帝君之所以不朽者安在乎非以其誠於佐漢興劉乎帝君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蓋言誠也爾等能仰體帝君之心以此心誠於事親則孝以此心誠於事君則忠以此心誠於交友則信以此心誠於處世則和譬之以一月散於百川以百川攝於一月光影相接在在即可斯得之已如謂帝君神聖我輩虔祀有年徼天之福凡百俱蒙覆庇即舉念稍或不誠幸爲包荒此矯誣之說非余所樂聞也衆以余言爲然遂泚筆而爲之銘銘曰屹屹平原昭烈所治誰其佐者熊虎之姿歷千百禩神光繞電擊鼓吹笙藻蘋是薦猗與帝君遨遊故都攘除凶災惠我烝徒徵火不戕壇

守寂寥衆力趨事嵯峨麗譙躬率耆耇酌水焚香荷帝嘉祉黍稷芃梁匪忠奚勸匪孝奚翼兇民有言好是正直我

御宇蠢蠢皆醇刻此堅珉敦諭斯人時康熙三十有一年夏六月之吉

指南禪院重塑關帝像移祀東楹記

國朝知縣溧陽黃懷祖

關帝廟祀徧天下而平原之祀帝尤虔當漢末昭烈試守平原令復爲相於此帝與張桓侯實左右之相傳城西桃園村爲結義之所舊有三義廟祀後移南郭像設儼煥如生而春秋閣上復有帝像以專祀迄今猶嚴尊之也邑西北十五里指南禪

院爲里人王文賢所施地康熙四十二年僧元傑募建殿宇中塑其所謂佛者巍然南面而帝則擐甲執刃以侍立焉蓋緇徒力欲震耀其教而患世人不果信也因抑帝爲護法伽藍廁之於役使之列曰爾世所推尊者不過我佛門龍象耳庶足以聳人之聽睹而顯其教爲尤尊嗚呼其無忌憚亦甚矣夫吾儒之教獨尊孔子外此所致敬之神雖不乏然無有亦稱爲聖爲夫子者惟帝則聖與夫子之稱羣尊之幾無異孔子況我
國家之於帝也春秋及仲夏三祭皆以太牢簠簋籩豆一視文廟釋奠儀而且公爵上封三代五經博士之襲下及嗣孫者一而再再而三典禮之隆殆將與孔子埒凡所以尊之者如此其至

而梵宮乃致褻帝以侍立於旁無論帝弗居歆人心其安乎哉分防汛廳吳君俊菴名興明寧陽人矍然倡議改塑坐像移奉於殿東三楹余思此特權宜計耳然欲撤其佛像而如城南之尊祀帝則勢或未可力有不能幸各居其所毋褻其尊亦庶幾揭虔妥靈之義乎爰出俸以襄厥成而吳君更屬余志其事於石若院門前楹別有坐像亦護法之意然猶南面也又東楹故有立馬像今皆姑仍其舊云乾隆戊辰夏五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知縣宋　良

人鬼一道知所以事神必知所以事人幽明初無二理也本縣治西舊有城隍廟一座正殿三間立龕位塑神像於中後三間

[illegible]者若非[illegible]承委董治後
[illegible]于三月庚申于承乏茲土每朔望行禮日見
[illegible]謂齋宿修葺之鳩材裒工尋建大門三間東
[illegible]帶東民李宣見之亦欣然捐貲蓋中門東西
二處各三間並黝堊煥然一新神安而人安矣時將落成荆
[illegible]等出[illegible]之石請識其事欲傳之不朽竊惟善之所在人常
不泯荆泰一野老李宣一市塩至難感化也而今尚知神之當
虔廟之當修一則盡心董工一則捐財樂施是其一念之誠發
於事神之餘而不泯也既知所以事神則事人之理居家庭而
[illegible]鄉黨而悌遇官長而忠如運諸掌耳夫何難于因泰之請

而樂道其善且以爲衆人鼓舞歡動云弘治十八年六月立石

重修城隍廟記

明訓導金壺曹嘉靖

縣所有事皆以知乎令令者有責所載也若庠序若壇廟若倉獄若溝洫橋障若城池傳置皆令所當知有不知則有所不治若平原古之名郡邇年來水旱相仍流賊殘害庶務皆曠矣正德壬申陶公來知縣事謁先師孔子城隍尊神睹其廟像圮陋缺支右詘陟降城池則高者卑陂深者平坦焉無禁域賊不攻而自破公深懼焉以爲令之所知莫先於學校所以隆教本也廢缺[illegible]池[illegible]以禦寇暴也而城隍之祀通於天下蓋[illegible]帝時[illegible]之大隍其功[illegible]

扞外衛內於生民之保障神莫大焉是以有土有民者崇其廟貌厚其典禮旣有歲祀之專又舉而合祀諸風雲山川誠以不若是則不足昭神庥而崇美報也況神之蘊元深莫測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其驅祓殄沴玉成萬物蔭芘乎羣生者詎得而形容其妙耶於是市材鳩工諏日興作恐力不周及則以城池委之陰陽訓術齊瑄於學校則委之勤慎義官朱廷俟於是廟也又推其素秉虔誠孚於人而合於神者八十壽官荊泰各體厥心以董乃事公於案牘之暇不遑寢食往來調度羣役不勞而勸以次告成今聖廟門墉相次如式裝繪精嚴舉稱其度城池高堅深廣永壯金湯門禁濠隄屹成屏翰鄉先生姚公宗瀚已

勤其事於縣階之右於城隍廟像補壞修葺門廊規度煥然一
新又以鼉鼓雖逢鯨音未備斥俸資市鐵千餘斤以鑄以釁而
鐘始具判泰向因上司定派平原站遞過重蒙公差遣上告亦
嘗祈祀神佑果如其願倡邑中善士各捐已貲有差遂立風火
紙錢爐二座於廟楹左右又作碑亭二座於階下東西於是廟
貌崢嶸神威赫奕聞者見者起敬加虔與聖廟城池一皆朽腐
爲堅易頽以聳傲者完款者正缺者補坎者深經始於正德壬
申越明年癸酉落成夫學校修而士得以勤業城池修而民獲
以安堵神宇修而人賴以春秋祈禳消禳降祥皆公不大聲色
未兩歲而工畢就厥功茂矣但委修者亦欲圖於永久徵言以

記其事公名成字國器湖南道州巨族領鄉貢擢今任寺丞分教佩其作興者素矣矧公之事神治人與夫修舉百廢之豐功皆可書也爰質言其歲月顛末俾後來考徵者銘公功於無窮焉正德十年七月記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知縣高陽李璐

國家之制祀典惟有益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凡在牧令無不奉是爲兢兢蓋祈其默相所不逮而爲民請命也今聖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一年余忝叨銓授筮仕茲土甫下車旱魃爲災四野如焚譔所以爲民請命者集邑之縉紳士大夫與父老子弟而諮之僉推本縣城隍之神無微不燭有禱必應請以

旱告余於是大戒於邑齋壇步禱越一二日而神不我應余再爲閉閤思過引咎自責不移時而甘霖立沛遠近霑足而鄰封不與焉一時艷而奇之官吏相與頌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僉以是爲余祝余亟止之曰不然今日得與諸父老優游於霑足之下以遂有秋之望者神歆而降之福也其可忘耶顧不謀所以妥侑之而轉以是爲余頌也不亦惑乎諸父老默然以退率其主伯亞旅捐資度材以從事於丹楹刻桷之觀不數月而輪奐倍加於昔請余爲文以記之余雖簿書鞅掌不敢以不文辭蓋以沐神之貺相欲銘神功於不衰且使邑之士民因是而有災必禱有禱必應焄蒿肸蠁若或見之當亦

幸余言之不謬也康熙壬戌冬日書

重修城隍寢殿碑記　　李璐

天下之人有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爲而不爲不善者此不待教而然者也有有所爲而爲善有所爲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立教之所使然也夫入廟而生欽人心大抵然矣陸子謂此千古不磨之心而涓流可至滄海卷石可成泰華豈非以生欽之後尚有不息之功耶於戲此聖賢立教之所以不容已也我

世祖章皇帝以神道設教尊崇祀典教化風行四十年來海內之人無知愚賢不肖皆知爲善而不爲不善凜然於青帝之訓園草刀石以消以長風俗之美自畿輔而山左其彰明較著者矣

壬戌春余筮仕來平原歎其俗美知有由來迄今五載士大夫淑身成物井閭田畝之間是則是傚大抵皆生欽一念之所擴充耳治西有城隍廟歴年久遠寢殿傾頽董君調家世閥閱德澤箕其裘入廟生欽不勝擩袖龍蛇之感與余謀所以新之余勸勸懇懇力爲倡勸士大夫與井閭田畝之衆翕然樂助於今丙寅冬、暮告成余蕭然而歎曰此皆生欽於平日而又有不息之功也太史公曰忠之弊小人以野敬之弊小人以鬼文之弊小人以僿余以爲敬非以救野文非以救鬼而敬無弊狄[illegible]兩公毀淫祠爲萬代瞻仰者毀其鬼非毀其敬之弊也敬何弊哉試觀茲邑忠孝友悌得於則古稱先文章蔵彩科第聯[illegible]

考成之慮行旅無盜藪之警豈非爲善不息之功乎神之錫福無疆如前此者六郡之兵發千里之年儀行惻怛如惟此蕞邑天時人事日樂春臺皆準乎爲善不息之功而已矣余知嗣是而廟貌孔昭馨香肆好入廟生欽者懿言矩步日進乎滄溟泰華之功積善餘慶俾熾俾昌則謂我

世祖神道設教之意儼然未散可也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知縣湯溪張祖皐

邑必有城城必有隍有城有隍即有神建廟以祀官民胥蘋焉旱澇則禱疾疫則禳捍患禦災禍淫福善惟神至正而公亦惟神最親且久平原之廟祀舊矣令初瞻謁即憫司曹頹敗朝房

淺狹大門晦而外塞卑且鐘鼓兩樓自昔未建甚非所以肅瞻仰而安神靈也銳意謀新顧非一手足可支又恐吾民之力未紓而遽勞之將駭爲厲巳臧臧於中者累年蓋吾之視民亦猶神之視民不敢先所緩後所急勤苦吾百姓爲也幸風雨和若屢獲有秋民安以康皆神之佑不乘此鼎新豈特違吾初願將重負神貺矣迺籲告於衆首捐巳俸學師僚佐皆繼之邑之紳士耆庶亦無弗踊躍從事撙斂而有謀者董其成大殿三間拜廈三間左右廊各十二間左右班房二間朝房三間山神土地廟各一間鐘鼓樓各一座左榜棚三間右亡棚三間左右神庖各一間大門三間上起戲樓寬長各一丈八尺兩旁角門各一

簡左右照壁各長一丈樹寨一座高八尺長倍其半廟前皆刻柵內外植松楊共二十四株要皆以便吾民之祈禱報賽而已自始至成未見民之勞而財之傷也豈非人心樂趨神靈實陰相之如詩所云民攻不日者與夫民神之主也神民之毗也神非民何依民非神何恃神既妥而民亦逾安則余歧作之初念也若云要神之福豈余所敢布腹心哉於是援筆爲之記且鐫諸石使後之瞻禮是廟者亦將有鑒於斯云乾隆元年莫春中浣

新建劉猛將軍廟記

知縣溧陽黃懷祖

國家

列聖相承太和翔洽普天率育歲不能災顧猶致力於神爲民防
患雍正二年
諭天下州縣建驅蝗劉猛將軍廟祭以歲臘戊日原邑奉行雖久
迄無專祠余涖任四載始卜吉於北關創殿三楹又一年乃築
垣闢門黝堊丹雘奉神升座修祀事焉神所憑依其在是矣可
無文以紀之乎粵稽捕蝗之令始於唐開元初時中外咸以違
天傷義執不可宰相姚文獻公獨曰除害安農有國家之大事
大田詩秉畀炎火即其術也力奏行之是歲有司奏捕蝗凡數
萬石民無饑饉天下賴焉蓋其明效大驗如此然詩言秉畀
炎火以田祖有神則神之爲靈昭昭也余德薄材謭旣蔫

不敢希窮縣中年之異即濟南郡志所載前明諸賢宰如德平張君敷之哭蝗鄒平劉君鎰長山喬君巡岐之祝蝗臨邑邢君第章邱祝君文冕之捕蝗皆能以人事挽救天災功效響應恐亦未易幾及顧余視篆之初鄰疆以蝝生告警今夏他邑聞亦有稍煩災火之畀者吾原幸澍雨時降禾黍盈疇得偕諸父老含哺擊壤以歌咏

堯舜之風謂非神實相之曷克致此夫息蝗於既生之後禱祈必應神功且不可泯況能潛驅默佑絕於未萌其仰體

聖天子德意以福我兆民者神之功不尤偉耶唐以前無專祀之神今所祀劉猛將軍据怡菴雜錄所載宋景定四年敕實故制

翔疊遷樞要孤忠獄獄豈窮鳥之依人草昧皇皇若瞽師之得相詎意發言荆棘視鶂淒凉汲黯必置於淮陽賈傅誰堪其痛哭遷遷遞罷或懾或疑舌在而頁鍊常剛丹存而萬方不化撫之元橫纔以盧姦檢校尚書白副封之可去出宣方鎮奪李勉之請留嗟乎齡垂八十使於四方投虎口者何人探驪珠而無目蔡州西壁曰死所之在斯汝水南冤甘積薪以加蹈且出其文妙自誄平生閹奴之詔嬌來瑯琊之冤不返盧卿頭血猶懷報於舌端阿呆蠹風訃笑迎於地下精忠大節史不絶談而又加以將畢多能兼身數器至元[illegible]悉已獵其菁華文酒千場率木妨其雅韻高文短韻勝[illegible]意而潑醬千鍾會指則

揮麻白匠方若臨池神授旭素同功行押正書超凡入室致石則厲之家幹判牘而不厭老夫妙喜石鐫方外推其巧製白蘋芳渚宇內賞其名言在昔一字朱提今則斷琪白璧蕞然我土巍乎典刑東方曼倩之奇蹤夏侯泰初之麗作而公擘窠巨筆悲匠精心贔屭穹然龍鸞鬱若環而四面宛蘇蕙之迴文屹以當庭匠韓陵之片語至今陵州敗郭猶傳太守之臺厭次故墟尚擬開元之柏余堪下馬疇不汍瀾茲有平原令孤竹劉君念邑故附庸地元四境載新廟貌走伏臘之衣冠別搬翼堂貯旂常之副在門施枝戟樹列疎槐儻滄海之末田庶神靈之來奠凡余有位尚慎鑒茲

顏魯公文集序見舊志

明邑人趙焞

平原古原郡轄也邑侯劉君來令是縣履封懷古遂購魯公文集重刻之嗚呼栁子曰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而况支露障瀾崎嶇一節老死而不渝如魯公哉則其精貞義烈卽片言足遺大呂固不可使先生之手澤泯泯於棠愛之鄉也公之義績肇自平原鑄鼎唐祚人知唐業之中折復振不亡者爲郭李之精英有以留之而不知使羯胡鼓笳漁陽長驅河朔直擣隴蜀智不暇謀勇不暇斷則唐之爲唐豈可知哉唯公以一旅扼其吭喉使黠虜不敢捨公而西然後郭李得收之兵行之間則雖謂神堯之天下公以原郡還之誰曰不然然當時之

所以拊循教督其民又可信矣至於今原人之諭及君父猶嘖嘖義形於色安知非公風化浸漬者深哉渺乎由之而不知所從來矣彼平時滋蘭茶漁獵之政而望臨難有仗節砥柱之貞載籍以還未前聞也則季世之守是已吾乃今然後知公精忠大義不止一連兵孤城而簡牘政謨皆爲正氣威靈之貫注惜也吾不得炙公於儀模猶幸乃聆嘉言於斷簡則公雖身陷希烈而義色昌詞令讀之尚凜凜如昨日事固足以廉立萬世之頑懦然則是編之刻也劉侯重有意乎余也生爲公之遺民亦厠民社之寄嘗思事無巨細靡非臣子之靖獻黽焉斯不愧公於流風而惕乎恐蹕而不前也日夜念之矣會劉侯之屬余序

也遂摭東書之亦以見願爲執鞭云爾

按顏魯公文集宋吳與沈氏採輯遺逸合詩賦銘記凡十五卷劉原父敵敘之留元剛氏又續爲捃輯刻之以傳至明時多不存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付梓楊文襄一清爲之序特惜其未經較訂訛舛至不可讀劉公思誠令平原重爲校刻故舊志載魯公集序凡三篇惟此篇乃劉公重刻於平原屬序者曾以版貯縣庫今版雖廢而序當存若劉楊兩序則與平原無涉刪愛削之

縣尹紇石烈君新政碑見舊志

元翰林學士濟南總管東平王構

平原劇縣地居南北之衝尹紇石烈君恭寬惠和公貞峻潔而濟之以斂幹初年謁諸祠首葺殿象三皇兩廡享增闢儒宮勗生講禁拔圖爲禮器三百將祀無闕方春勸課召鄉子弟告

以孝悌忠信力農有賞荒惰非爲有罰比歲無歉革公胥之弊
命必以行徵收戍往來之擾罪不少貸役無定法民疲於轉送
著甲乙之籍貧富乃序次則行視賓館撤其腐壞易以做麗爲
位三各立扁署使至者如歸役者無譁歲務弗給悉力經畫庖
廩皆有贏羨環境蒔榆柳株萬伍千芻採不及於民修道塗濬
畎澮節宣以時行者無壅整飭郵遞百里之間燦若一律秩將
滿爲縣之事畢舉而撫民之惠亦已見孚君乃貿材庸工涓吉
日剏廨百楹理訟之廳燕處之堂參畫之司儲皮之閣周廡重
門靡不合制越大德丙午春二月告成耆老李溫馬居仁竇諒
黃用趙餘慶等紹儒士張集義來齋請記余知紇石烈君政績

之所自必其監縣之賢必其佐貳之賢必其吏民知所以奉上而樂趨善一或不然上有所軋下有所扼動牽掣違勢甚鴻毛雖智如神君殆不能措手監縣從佐貳從吏民則從君且慊不自滿急其所先緩其所後事雖至難處之以平格之以誠漸以胥化而不至於戾以故規條宣布一一可觀前之曲周刊珉調烈去職三年民思愈深不遠數百里傀儡相望今之平原新驛有碑文將以設施本末紀次以傳久尹無負於民民亦無負於尹竊謂天下凡幾郡縣皆得其人如紀石烈君郡縣何患不理余亦衰病竊食於齊日惴惴焉左枝右梧不暇關鄰有善政忻愧交劇況與君篤世契之好特書屢書其何辭君名延年字九

廉憲司聞諸省臺移檄郡至借留弗允與日助庸赫於二一縣其

以余言為徵

便移站赤去思碑 見舊志　元知德州李忽都不花

嘗聞治天下以任賢為本立政事以便民為先蓋任賢則明國家之治體識政事之根源便民則撫黎庶之樂安措事物之和平先儒有言用賢則萬事舉臨政則衆理明者此之謂也至正癸未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拜公明善奉中書省選委整治天下站赤以公素抱經濟之才而慨然獨以報國憂民為念視站民朝饑夕迓供役繁勞移文省部二次撥領官錢至正元寶交鈔五萬五千緡接濟諸處站赤公雖當擾攘之中而有高明之

策往回供需繁冗萬端而官無纖芥之失民無秋毫之犯不勞而辦矣原夫我朝混一區宇輿圖之廣兆民之衆事務之繁故置站赤以爲朝貢計吏通報邊境軍情或出使以傳王命或入貢以奉朝廷況兼本站正當衝要北拱京師燕趙等處公務繁劇南通行省行臺閩廣海南諸道遞運錢帛飛報軍情繁急尤甚是以恭酌古今之宜立便益常行之道相度平原西北自陵州至平原驛九十里西南至高唐驛亦九十里逐有宛轉之勞使有崎嶇之歎自陵州直抵高唐通止一百一十五里二站中間減近六十五里陵州[illegible]山元有舊站基址地名太平站屬恩州部轄之地[illegible]立站驛仍舊址實爲公私[illegible]

山東斜站禹城改立齊河縣倫鎮亦減省四十餘里兩處站路以遠就近以曲從直使免宛轉之勞馬減奔馳之苦人省力公事易辦站路填直官民便益又於碑銘上照得站原在太平店改立平原縣大德癸卯前又四十餘年迄今逼歷百有餘年矣其間公文申辨者舊趙璧等赴省部陳訴久不獲結噫夫人之常情循於故事憚於改作而公超然出於衆人之表勁不憚勞雖事之至難而處之甚易乃建言移符呈省就領官錢二千五百緡牽兩州僚屬親詣公同踏視置買館舍園廐庖廩牧地督責工匠人夫不旬日而事落成惟公政出於心物出於官故官民無毫忽之擾些須之損而逼受其賜公之政蹟豈止於是

而已哉知公自壬午科賜進士及第歷任以來治績昭然歷歷皆可考蓋因素抱修己治人之方有志於堯舜君民以致官民高山景行之瞻千古清風而不朽也公幼由太學肄業人品卓異博學力行羣英賓服長登仕版文學吏治皆可師法公每有遷擢內外聞之無不感慕悅服交口稱得人公卿大臣以公歷任所建之言所行之跡無不可採而悉行之其有功於國豈不彰彰然著於當世也哉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大經大法之所在豈特當今可效誠可傳於後世而無窮以公德政之及於民也既深矣豈非任賢之驗與郡邑僚屬僉抒誠懇表公之德是以美其新功錄其舊績是可嘉尚已故將勒諸石以慰官民之

思去而不忘也

舊令定宇劉公祠堂碑 見舊續志　　明邑人宋仕

山海劉公去令平原可數紀祀於瞽宗尸祝於鄉之社有甚畏壘之於庚桑楚至是縉紳大夫逢掖孝秀龐眉駘背之耆老以及田閒紅女嬬媼聚族謀顓祀公有堂有房有室有寢修廣下上之筵賓枚曼碩有制有度有尋有尺祠甫創而余來少司寇命以南則首斥費以倡經始之義祠甫就而予以嵩呼歸落其成士民過而徵金石之辭予惟不文嘗一按吳再按蜀三撫畿輔與聞生民疾苦時復流覽史傳未嘗不歎吏治之難也不難於爲能吏難於爲良吏不難炫一時之耳目難於感異日之精

神不難赫赫聲濯靈之日使人凜凜若對神君難於木落水涸之時使人依依徘徊思戀之如失慈父母夫平原固非無事國也其則壤不當天下百之一其肩摩轂擊不當青齊郡縣十之一而鹿角之闢天設重險歲星之里地毓名賢漢之史唐之顏固有紀載家有譜系班班可考也假令劉公艶幹辦薄閎淳觞厨傳好鉤距行之數年民如在湯火不然沾沾獵可喜之虛聲涓涓附易窮之小美不一再傳而化爲飄風逝如流水矣寺毋從民間問故令有不能舉其姓名傳其太凡也者求其久而見思如何武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如朱邑啻夫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按公生平行事起學官遺小吏受業[illegible]如舊交[illegible]

條教須行以勸爲善郵亭樹畜種一樹榆百本五十本䪥韭葉
所大木可材其所豬子可祭冡如潁川黃霸假貸貧民買牛犢
務農桑畧如渤海龔遂出入阡陌視郡中水道開溝廣溉畧如
南陽召信臣而廩廩德讓不凌其上不東濕下不收接天下名
人陽浮慕之不善視朝貴以境外之束脩徼倖取一切不特平
原知之天下賢者皆知之而當事不之知也萬再試少府三徑
歸來出無一丈之車蓋入無百斤之黃金擁篋之效固如斯乎
天之胙明德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嗣公二子一登南宮一舉京
兆負山襟海世挺偉人其波及東土者公沐爲德而存積德之
始基也日者青齊薦饑道殣澤量天子出帑金特命壯下惠文

綏猾療誠得公數輩亦可小康不者公之神在帝左右爲民請命起溝中阨瘠予之含哺公寧無意乎予既勒公祠堂之石并系楚詞一章授工歌之以樂公之神焉公何歸兮不返望繹慕兮日晚思我公兮無言雲車駕兮緩緩靈忽恍兮來思指平原兮下之哀我人之無告叩九閽以陳辭城郭兮空山日未暮兮無人行公顧我兮不樂活我人兮心如醒桂酒兮芳馨雜椒蘭兮杜蘅公目戚兮涕如雨哀我人斯兮執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公歸來兮東方猶可與處作新宮兮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醉言舞公歸來兮爰得我所

縣庠徐夫子祠堂記

明　知縣賈倫金壇人嘉靖

天啓六年余以承乏來令平原旣受任則卜日奠謁先師事竣出見有巍然峙於黌右者陟其庭肅焉則庠夫子徐公之祠堂也乃登進諸生而詢之曰自我於皇昭代誕膺天祚來援經平原庠者祠有幾僉曰無之曰無則徐公何以獨祠焉曰諸生之受鑄我夫子也鎔髓莫忘焉積悃歷禩乃得請而祠之曰徐公之鑄爾多士也何曰平原土瘠民僻士競於辭而屖於理研殫自好者以生計奪之有避憚而不能自白焉則逡巡轉適於他岐闘洛之轂烝望其膚而不嚌其胾濂園桂下之躅步趨其武而顛躓於其塗者喁相和也我徐夫子乃一滌其陋而濯之水壺沐之清風爲築誠正之圃以禮義培焉忠信溉焉士之耕耨

其中者薿蓑而舞且咏焉仆者植之欹者正之生意索爾者滋之喆訥者代之舌津謎者授之目否塞者豁之思羽翼經術聾聵入心扶士風而振頹習而原之士乃始浸漫焉口有思也如苗之萌而芽而秀而碩且繁焉而我夫子竟未得一齧其實也則願以其食報焉爾余聞之乃始色然驚盱衡而歎也曰噫嘻信哉爾夫子大有造於原也吾乃有以感余心已風湮道微函丈之側鞠為茂草桑榆景促則覂駕以爭途苜蓿盤冷則齁滴以丐潤數尺之表豎不端而暇問晷影佔畢之餖飣且棄而疇計身心宜爾原士之有槩於夫子也於是為之步其庭瞻其甍緝其未備而加飾焉壁立者堊之穹窿者緑之櫺疏者丹之立

之石而記其年月焉始基之者原之庠士大夫代之請而創者司教平原牂牁郡之孔元德而終之克有成者余實與有力焉則後之來嗣茲庠者庶其或有風乎時丙寅仲冬望日

重建淳熙寺大殿記

金進士高津王鼎

佛之爲道以無相爲宗而開化衆生則必資像法譬如取火於日緣珠艾由金於沙資鉛炭故俾衆生了然於聞見之間而知所信向非塔廟不爲功東坡云齋戒持律講誦詩書而重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教人者也顧或者以爲持律不如無心講誦不如無言飾塔廟不如無爲使其人無心無言無爲則飽食嬉遊而已毋乃欺佛乎哉平原縣西方淳熙寺千佛大殿其來久矣

値後周時大毀佛教像守盡燬至唐以來邑人每遇齋日猶羣集設供於故臺之上洎大中時有邑宰王賓回與輔尉崔瓊昂享形堂塑阿育王像於其中五代時巳經河決湮圯至宋乾德初興爲千佛殿祥符間再經營改後　宣和乙巳寇盜蠭起寺被焚蕩殿亦罹災餘址巍然爲瓦礫之堆其基故屬前殿院聖朝天德間本寺觀音院有比邱僧曰智深俗姓王氏恩州歷亭人也世隱於農幼習儒業忽悟火宅脫俗皈眞律行精嚴叢林敬仰一日指故基歎曰斯殿廢將三紀過其下者憫末法之衰謫緇流之惰我旣爲佛弟子坐視弗顧寧無愧於吾教乎乃懇請於前殿院主僧虔後欲復修建廣俊憐其志篤慨然許之於

是命工師求大木歲月之間雲委山積無何正隆失御括天下之良材以修南京被籍之後中規繩者無餘焉繼遇南征誅求百出民不聊生遂寢其事以俟寧謐既而皇天悔禍真主應期王化復行民安物阜大定六年智深喜緣可興也乃先募里中大富長者閻某首施錢三十萬自此遐邇響應財施益多智深又出家資懇告於五戒蘭端齊善淨劉造李惠全等曰此中新脫兵火兼地薄川平無修梁巨棟與惠全等同往太行購材如何衆皆悅隨至臺山伐木歲餘不意山雨暴至蕩無孑遺尋即還歸其志愈堅無毫髮退轉色八年再訪山求材歷巖崖之欹傾度澗谷之縈紆凡中度者皆取焉既回若雨浹旬溪澗漲溢

幾於漂溺因失其路轉於山西風餐雨宿面垢足繭疲苶不可勝言復値羣虎據路無少怖畏乃默祝於佛曰若弟子稍涉欺紿俾死於虎口無恨儻令成就勝事乞諸佛證明卽令路開語畢虎皆四走往返崎嶇危死者數矣五戒臧迪張善衆檀越馮某趙善端李友杜革覩智深堅懇如是艱苦又如是各出已財相率助力與前五戒藺端等經之營之夙夜忘倦興役之日千杵雷動士庶雲集富者施財貧者効力輦米麥餽緡錢者無虛日爲至十二年厥功垂就智深病革乃呼其子王浩及五戒藺端告以寶殿已成而前廡未就土所謂撲詹者爾等其成吾志二人泣諾越歲餘落成其殿廡規制閎敞傑麗甲於諸刹顧善

言者亦不能形容觀者如在靈山鷲嶺親睹妙相人人向道皆
起善心今年夏交入盧若冲叩門丐僕文以紀諸石蓋距智深
西去時又十二年矣僕嘉智深任事堅若終始弗渝財施不足
則益家資以作於前其子浩又奉遺命以成之於後略無恡色
非夙植善根與佛有緣何以若此乎謹歡喜稽首而讚偈曰平
原古名邑昔有千佛殿宋季遘兵火化爲灰燼場荏苒逮三紀
觀者興悲歎時有僧智深能闡西方教敬發弘誓願重構巍巍
堂邑有大長者首施三十萬由此衆善人五戒及檀越悉發菩
提心成此大緣事利益被一方功德叵思議龍天諸聖衆應生
大歡喜予終其父事獲福亦無邊願迴無邊福普及含生類

重修淳熙寺記　明武選郎中濟南鄒襲

行平原西門外百步許淳熙寺在焉中有一塔隆然特起霄漢之表相傳爲李唐時所建由唐迄宋慶興屢廢金大定中僧人智深重建千佛寶殿尋復燬於火四顧蕩然僧徒亦多散去我朝聖聖相承尊禮百神兼及象教自京師以及天下郡邑寺廟祠觀悉聽修葺於是僧衆稍稍復集天順甲申主僧淨剛慨然以興復爲已任經營籌度規制粗備不幸以疾化去其功僅三之一上首弟子妙琮乃以其師之心爲心時時顧瞻遺構佇立長吁久之罄其所積且丐於人鄉耆任甫全善士也首捐以倡一時富商大家咸傾囊樂助遂爲正殿五間高三丈深二丈有

戶廣倍之次曰堂曰門曰廡曰室以至庫庾庖湢几案鐘鼓之
屬莫不畢具像設旣嚴綵繪復麗所費白金以兩計者二千有
奇凡五閱寒暑而後成儼然爲一巨刹與徒衆晨香夕燈上祝
天子億萬年壽下俾鄉人有所皈依人皆稱其師弟之賢能啓
於前而成於後厥功並盛懼歲月寖遠人莫知其顛末介余弟
邑諸生袁請記於石余素不欲與佛者遊自謫官以來掩關面
壁始悟向者之褊蓋人類雖有儒釋之異而良心眞切隨處發
見自有不能已者其性善本同也昔淵明入遠公社昌黎與大
顛遊坡公與參寥子爲方外友必有所取爾矣余亦思與若人
者劇談開懷出世之語以破孤寂恨不可得表嘗假館於其寺

歸為余言妙琮精釋典兼通儒書趺坐一龕纖塵不染盋飯衲衣充然有所自得今見其人形臞而神清進退拜起唯謹言若不能出諸口良久言及其師泫然涕下曰倘賜一言俾為師建塔以圖不朽則某志願足矣余聞其言益有感也昔者孔子沒門人廬於墓者三年將歸與子貢相哭失聲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師之恩與君父等如此其不忍忘也後世此道不明當其師生存謬相推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僅不關弓下石幸矣其能死生不二者幾人哉今妙琮之於其師事之三十餘年未嘗一日違左右及師既沒又能成其未竟之業不以死生而有改正其本性之真切無所為而為之使從

事吾儒之道由此充之其於君臣父子之間忠孝大節必有可觀矣豈止於是已耶妙琮其盖名儒行僧中之豪傑乎用敢竊比諸先輩嘉與其人而爲之記是亦納約自牖意也弘治十一年夏四月既望

重修碧霞行宮記 見舊續志　　明邑人宋仕

碧霞者世所崇奉於岱嶽絕頂者也其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四方來謁者捐施金繒珠玉鞍馬之類每歲設官籠榷以助公帑神之顯靈異於天下其來尚矣世傳爲岱嶽女非也人心崇尚習舛承訛非特愚夫愚婦莫知即博雅君子亦鮮有能究其實者舊聞嶽頂有玉女池池側故有玉女冢說者不一及觀

李誇記瑤池則謂黃帝建岱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奉香火以迓西崑崙真人是知玉女者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緣之祀於山而其靈嚮肸應行宮別廟在在有之至吾邑為西北孔道四方之修廟祀者勢必經東郭舊有祠宇年久頹圮而遠人之至者號佛頂禮歲歲不絕弗稱也然莫有能任其事者邑人劉叟九韶素有義聲慨然以鼎新為己責命道衆募緣身董出入庀工鳩材務為堅久計於是吾邑士大夫及閭里過往義士耆宿咸施金錢米物以數百兩計劉叟則又出貲助工以求底績廟舊三楹改拓為五中奉元君旁列從祀瑠璃甎甍丹雘青碧藻繢漆飾金碧交輝其高廣深邃規制增

揚於赫穆清洋洋漠漠遠近衆庶拜瞻之頃靈風颯然肸者歟其誠愨者啓其敬忠者堅其志狡者阻其謀善心生欲心窒吁休矣哉神之惠乎殿工肇於萬曆壬辰四月十八日成於甲午五月十八日其殿基廊廡之類尚以費缺有待是役也綱維其事者不一其人咸得列於碑陰云記成系以詩曰東郭之陽巍一宮兮金碧絢爛秀氣鍾兮額以碧霞古所封兮雲冠霧裳廟貌隆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歲修禱賽祈年豐兮五嶽效靈茲其東兮刻石紀事垂無窮兮

重建北極廟記　明邑人李瓛

吾邑拱極門外六十步許有地一隅溥長而沃美東近古隄西

臨壇舍南面城壑北負高岡相傳爲北極眞武廟遺址不知建於何時官僚士庶祈禱輒應自兵革之餘四顧荆萊而已成化乙巳耆老趙清任甫全趙榮孫恒一日過而相謂曰此地本北極大帝廟也威靈赫奕萬世尊崇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惟帝默相幽翼其功尤最盍循前時遺址剪除其荆棘蒿萊重建廟貌以伸敬仰蒙福佑乎於是徧咨之邑士大夫善士王敬慨然施地八畝以廣廟制道人路璉高甫賓協心募緣於外住持學政張導贊相於內一時富商大家罔不傾篋以助越明年丙午春二月營度攸始土木方興遂於位處得一牌面蓋古廟額也由是人心愈奮人力愈協閱三寒暑而是廟成焉

正殿三間高三丈深二丈左右各建廡五間中門三間大門稱是閎不翬飛鳥革閎如奕如殿中塑神像及從衛兩廊塑眞人館屬門塑靑龍白虎朱雀元武之神氣象儼赫揭虔妥靈福善禍淫感應不爽余鄉舉以來嘗假此以授徒道人魏振丐文立石以垂不朽請余爲記余辭不獲已乃應之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諸耆老能重修廟宇可謂能繼前人於已往啓後人於將來者矣余素源流於儒無心於道者但道初未嘗不善後之攻乎道者乃不善耳魏振道名儒衍亦可與遊者故述廟制之大畧以昇之時弘治甲子初冬距廟成時十有七年矣

重修興旺寺記

明教諭河間張澄

寺以興旺名取吉也必勒記示不忘也其寺去縣治東北十五里有奇勢峻氣厚林木蒼翳有河曰鴻溝瀆其東珍禽異獸間出焉寺之建寺之名肇於前代無可考我太祖龍飛特崇儒重道亦不外視釋教以玆寺為古刹因不毀自宣德迄成化住持者率不得入正殿門廊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尊其教者欲重修之久矣顧無人為倡有散僧行容謹修本教類者推舉為寺主既任其責類者咸服遂鼓之募緣重修不四月土木甎石如由積各色匠聞風自至不日而美輪美奐神有所依尊其教者生大歡喜蓋由行容素行動人所以成功甚易落成後環境民物

安阜亦神有以黙相之也寺名興聖不有驗於斯乎計所修正殿五間東西廊各如之山門三間其徒惠深修本教如其師欲闡其師之善請賢士王相徵余記之余於記乎不能且儒釋氷炭熟思之樂道人之善亦君子事也何避嫌之有爰書此以塞其請弘治庚申立石

重修三元宮記

國朝邑人姚一經

夫余家里許有三元宮一所距郝家屯僅數武里人奉其祀甚虔其規模不甚宏敞而結構嚴密村中父老每力農之暇不約而集以為談今古話桑麻之區從來名山深谷則有洞天福地通都大邑則有古刹浮圖若其在一鄉也亦恒以一廟之成毀

卜一方之盛衰而况爲神靈之所安宅又詎可坐視其傾圮乎哉玆宫建於故明年月無考近者癸未之歲大水爲災城垣官署以及廬舍田疇漂沒者十之六七若琳宫梵宇之蕩爲邱墟鞠爲茂草者不知凡幾矣故三元宫亦若爲刼數所厄而法像莊嚴竟露處於光天化日之下余數往過之不勝低回憑弔以明神之赫赫而亦困於雨師如是耶幸

聖天子屢蠲屢賑十年之內民生得以甦息而戶有盈寧諸寺觀已廢之址亦往往有更新者三元宫爲郝家屯之香火里人共發善念各解橐金擇公正之士委以鳩工庀材曾不數月而廟親煥然美觀何莫非人之力也豈然余將觀[illegible]

言官也者言其有所司也又職守之義也以天地水爲職守而各專司其事其關於國計民生者豈小小耶曾以專司天地水之神力能庇萬物之命而顧不能自庇其土木之軀也耶雖然神之靈憑於人者也吾邑之蕩爲邱墟鞠爲茂草者猶不乏也則此里之人士其有功於三官之神者又可泯乎哉是宜勒諸貞珉以垂不朽康熙五十二年月日記

繹幕園記

明禮部尚書京山李維楨

平原宋公爲御史中丞甫艾而遽謝歸越二十五年中外推轂章數十上起家陪京少司寇公之歸也爲園邑負郭命之繹幕蓋平原在漢爲繹幕云一日顧余而言曰吾雖守官意未嘗不

在園圃尉四履與其亭池之屬於冊以當臥遊終不令吾園有草堂移文耳按圖園門東嚮循逕而入其北則歲寒亭柏爲之枝條扶疎輪囷盤紆不設簾櫳帷幕而綠陰長合黛色可餐君子有心如是其北則聞籟亭四虛受風風作而園界竅承之于喁調刁吹萬不同自取自巳物論可齊俗耳夫何砭焉又北則白雲樓繚以周垣陟而望遠齊之長白華不注魯之鳧繹岱宗汶泗沂濟黃河滄海蓬萊金銀宮闕若遠若近若有若無盡吞十二東泰於胷臆間矣稍西而北則問月亭蓮池環之佳夕待月月得水湯爲金波凝爲冰壺晃則清澈鬚眉在鑑五內若滌當其蓉菡萏荷芳潤襲人不殊天香桂子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方且憑結鄰御纖阿彼影娥夜照奚足羨哉又北則小隱堂容膝軒爽塏都雅貯書連屋展閱諷誦千古目莫客至凭几賓隱囊把瓢罏具茗椀披襟揮麈而談無非名理投壺對弈彈琴命酒或策藜杖而步或掃石榻而眠或聚落英而坐或聽啼鳥而歌無非韻事池前樹塞門其南復有蓮池池畔釣磯隻踞佳息綸餌不施經傳范蠡意類王弘覓游魚煦沫與人相忘則鷗鷺馴狎不驚杖履問月之西則亦蘭亭藤蘿蒙冪纏夏無暑下有曲水引而傳觴四時燕賞匪直春禊也度亭而北則錦雲窩薔薇為之駢羅布濩若垂瓔珞若綴流蘇若衆香林若四寶宮濟陰香草五色嵩室種樹三花無以踰此又北則白衣菴奉大

士其中蒲團跏趺收視返聽離形去智冥契禪旨信芥子之納須彌何疑方丈室乎蘭亭南則攬輝臺上多松柏倚樹而吟聲成鸞鳳如蘇門之嘯書雲物察氛祥如大庭氏之庫焉出園歷城西則公所明農處顏其軒曰不如取尼父對樊遲語也而園之觀止矣古園稱昆麗莫如金谷平泉石以牧守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季以宰相權力輦四方珍異窮奢極欲其穢已甚宋公官兩朝位御史中丞而後有此園無彫幾金碧之飾無文木怪石之玩累塊積蘇以為營宇汲井積潦以為沼沚風雨以為掃除烟霞以為丹青林樾以為藩衛田叟褐父牧兒樵叟以為親暱雞鳴犬吠禽言蟲語以為鼓吹菽粟桑麻稻粱土所宜產耕稼

[illegible]事不廢其適而自樂其不求也下同[illegible]無所期[illegible]
無所始競守之不爲沉溺係戀别之不爲厭薄故常以之獨樂
是之與人與衆以之付造化還太虛無適不可在昔達人逍遥
之墟苟簡之田不貸之圃壙埌之野無何有之鄉殆此類夫嘗
考齊往事有爵三公爲人灌園者儒家比之於蚓黃泉槁壤
然一物有登牛山北臨國城而涕泣不長守者其臣竊笑之謂
之不仁惟曲轅之櫟社以無所可用爲大用而見夢於匠石匠
石寤而語弟子彼亦直寄焉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其所保與衆
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公之有園圃之有圖也皆寄也公聞
而驩然笑曰吾寢無夢久矣子之說猶匠石之說夢也屬園丁

爲記之

繹幕園賦　　明邑人高知止

猗歟美哉繹幕之區山川環互靈鍾一隅爰有哲人是度是諏
鼎爲別墅宏模太觀經營堂構式靚而寬名亭分置以盤以桓
若流帶碧堤柳環青巖石瀨舊花竹芳馨堞郎隍壑冠嶺縈汀
舞鶴遊麋霞飛波濺芙蕖試風夭桃輝覸北牖涼呈西山爽薦
吾稍悅榮夏炎却熱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千態萬狀不可名說
宜則志存元豹義取小隱四簷八窓晝寬朱檻微涼自生輕颸
亮玢亭則太白問月羲之留陰錯落黃米歲寒盟心鍾靈孕秀
寄餘沉深宏則碧樹交加白雲滃然近無所着遠有所寄沖然

憺然臥雲自謂耕則不如標名老農見者南畝西疇[illegible]牛[illegible][illegible]
稼穡維珍代食維好樹則丁松陶柳卿棘公槐碧梧蒼柏楡[illegible]
椿梅鬱鬱森森環匝周臺花則朝酣國色夕餐落英玉扈芍[illegible]
碧荷蘭薌千葩炫美羣植爭榮果則紅杏碧桃白椹紫杞珍菓
甘葡張棃房李剝棗摘櫻淸芬溢齒蔬則園畦并列架搆雲連
山藥駢植池藕聯綿瓜瓞茄豆刈時烹鮮迨夫翔陽弄晴蒿雲
呈姸芭顏注射晴不停蜓爲武陵境爲壺公天爾乃彭澤高枕
東山逸駕賁泉石以金緋騰雲霞於杯斝應門鮮迴懸榻希下
樂彼亭臺玩此流峙爰闢廠聽爰廓廠視詩匠唐工文軌漢晉
舒性眞之自如值凉暄之天劑葛巾布袍寬褐短袂吟眺林邱

超脫樊縶亦有生平故舊情孚意聯投以玉案報以瓊篇有旨在觴有佳在籩改席卜夜薇幄松幔釣沭烹伏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挿漢中則俛若高陽豪若濁張超若柴桑隱若籍康侶長林之麋鹿如閬湊之鳳皇時或登芸閣穿蘿幕熏微小颸[illegible]淇徐度翠色变流清光類注蘭金協契山水齊徽觸耳無諠[illegible]月無違磊磊塊塊不醉無歸又或枕怪石裀文苔燭寒蟾軒春雷陶然而休兀乎自咍或後軍之一醒或中山之千醉苴芥軒冕烟霞薜荔殆不知黃帝之華胥而世塵之為累亂曰感鳳鬲彩白駒咏風樵江漁麓市隱巖遁人生有志各適所適人亦有言老子猶龍繹慕繹慕配東園公

十芬園記　國朝邑人朱世則

余邑僻在東北隅睥睨不逮三里無河山之勝無奇花異木之產俗又纖嗇莫肯一問園圃惟前明神廟時宮保宋公有繹幕園李益軒嘗記之其後則士味園而已士味園者張明府文君先生之園也出東郭門外循隍而東數武折而東一門又折而南復爲門平望皆蔬畦麥隴旁有老樹百株參雲蔽日不見所謂園者循畦而南幾半里則爲蒲萄架旁有井冽而甘可供茗戰架底堪布三席夏不穿日環植垂柳宜飲宜棋迤而東則爲蓮亭笪侍御重光題曰茂叔清風四旁亦皆蒲萄環之蒲萄之外藩以枸杞前爲池池不甚廣而芡藻特盛中畜朱魚百頭出沒

荇藻間爛若繢錦傲不畏人又南有石几左右垂柳委地醉而
坐其上酒輙醒平泉之畜不是過也舉目蔥蒨徑窅而折折而
上橫出虬枝常罥巾幘俯聽清流淲淲行溪溜中問之即蒲萄
旁之甘泉桔槔以灌者出亭而北有門翼然牓曰土味園旁有
聯曰萬木酣紅隱于鈎濕翠濃故邪太僕子愿筆門內編竹為
弄野藤荒蘚周匝布護人行青翠中如入張公善權諸洞不知
其在平壤也出弄數武一石亭立峭削高數尺錦川佳品過石
即險蘼館矣館三楹軒豁爽塏可布十席埒丁香薔薇諸花亢
開安榴吐艷雕繢滿眼不颸而馥壁上題咏甚夥吾獨愛黃慎
軒草書一聯曰石罅藤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余[illegible]飛越

軼唐入晉有龍跳天門之致過隃糜爲晏娛齋齋後修竹千挺由東偏門而出則長風閣五楹縹緲雲霄躡級而登可望數里南則及於張仙橋世傳留侯辟穀於此東則及於淸霽古刹近則聞道書院闤闠萬家西則樓櫓雉堞近在咫尺文昌閣插天而立與長風閣相埒一邑勝概盡收於眉睫間矣下閣而北過爲宣明精舍明府讀書處也左圖右史金石古文充牣其中旁有耳室一貯美酒具茶鐺兼畜饑脯瓜菓舍內一榻兩几讀而倦卽呼酒數行醉卽假息明府八十老矣不乘輿不支杖每日曳履至園中蒔花灌竹讀書賦詩樂此忘疲歲癸丑四月明府邀游其園同余爲客者高廣文懷祖張叅軍貞甫趙明府仲美

先布席於隃麋館既而移坐蒲萄下盡廣文將之任少偉之[illegible]
明府祖之余與參軍賦詩贈焉飲酒樂甚已而日遂晻曖仲美
不飲懷祖等皆醉余浮數大白而別

董氏　御書樓記　　左中允溧陽黃夢麟

平原董老夫子以左都御史奉
命督高堰隄工卒於工次訃聞夢麟方官　京師爲位遥哭越三
年請告歸乃得停驂哭奠於其
賜塋仰見墓門高懸
御書眷念舊勞四大字去冬十月
皇上巡次平原幸其即園故第所

一[illegible]并忠字[illegible]麟觀秀之一[illegible]

[illegible]聖學賦

[illegible]子[illegible]一九年六月時天子以傳[illegible]十三一為吟秋五

[illegible]律一為吟夜五言律詩

[illegible]詩一為存誠二大字乃康熙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以兵部尚書出督兩江

[illegible]以寵其行者裝潢精工錦犀糊目[illegible]

章絢耀真如鳳翥龍騰雲蒸日[illegible]萬千臆觀止
矣夫昔之親灑翰墨以賜臣工者寔[illegible]於[illegible]某禦馬周之飛
自魏徵之墓碑史皆傳之以爲榮寵然不過一賜而已未聞再
賜賜一種而已未聞數種並賜亦或賜之生前或賜之死後而
已未聞一人之身其生其死叠叠受賜弗蔓渚而吾夫子獨兼
得之豈非爲人臣者之殊榮異寵在則刻骨銘心死則魂依魄
戀而世世子孫所當什襲珍奉以詒休遐於無窮者乎夢麟
廷對名次擬夫子同昔人所謂傳衣鉢也去夏六月與家君並蒙
御書之賜軒文義書父子均沾殊榮洵艷爲異數頗備員 宫寮寸
長無補文屬弱多病辭退求醫上負

聖德之高深下愧師門之衣鉢拜聘捧玩震悚滋增惟思竭[illegible]勞

優强素邀

簡在將來馳驅奔奏服勞

王家以自盡其職業而即以代吾夫子効銜結之報者固世篤忠貞之義亦當無忝吾夫子生時眞孝子之褒也爰拜手而爲之記

平原縣修志徵啓　黃懷祖

粤自職方有掌載在周官地里分編臚於漢史幅員遞闢一統圖勲全書民社攸關十室亦需專志故掇無爲有功在開先而踵事增新責成繼起維平原星分危月爽鳩氏之神區國仿商

侯趙公子之食采鴻溝馬頰東抱西縈繹幕郇城昔分今合問井疆之繡錯奚翅一同攬形勝以珠騈嘗傳八景桃園烘日漢昭烈義氣猶存雉堞連雲顏魯公忠魂若接毋神交乎曠代輒指屈丈偉人劉氏弟兄顯純修而蕭爽趙家父子騰駿譽以同升牆東高洗耳之風子雲同調金背表良肱之鑒季輔分茅神以知來公明深通易蘊斂而好學孝標雅號書淫孝義比肩兼多烈女甲科接踵嘗出名卿溯平邑之得名大約戰國春秋而上乃志書之修輯尚在前明萬曆之中自建置以訖藝文凡兩卷一十三則越庚寅以至今歲已一百五十七年雖人傑地靈流風未艾而星移物換像澤將湮懷祖識類管天學慙牖日一

官承之乏多執掌簿書三載餘閒竊亦留心志乘睹陳編之漫漶蠹蝕滋深對脫簡以低回挍𩟔匪易然修廢舉墜敢云有志來遲則考獻徵文雅願自今伊始豈真俗吏無與文人況當

聖治光天禮明樂備

皇仁匝地蠲賦寬徭邑際遍時當泣採風冠蓋境鄰畿輔直同近水樓臺可無紀述謳謠流傳盛美顧乃因仍簡陋玩愒歲時乎爰是敬請於

各憲之前周咨乎同寅之好薦紳縫掖旣比志而合謀旅客鄉耆亦旁收而博採或稗官野史故實堪稽或文集詩篇表章有託或張華博物攜在行囊或崔豹遺書出諸秘枕所聞所見更

期示以所傳其事其文要在合乎其義則續高長垣之餘緒端藉此際蒐羅步劉孤竹之後塵兼補從前闕畧參同核異將開局以編摩取精用宏佇鳩工而剞劂今日邀光麟管聊禆學製於分毫他年購本蘭臺用備取裁於萬一

詩歌

古者列國之詩採之輶軒陳之太史王者以觀風俗徵治理焉其後文人用以揚扢古今流連景物雖體格屢降然緣事而發亦各言其志也舊志詩篇甚少續志所載又偏多八景倡和之詩不盡可傳然於今亦漫滅過半矣按羅有志徵購殊艱挂漏之譬能無罪我

答兄平原二首　晉大將軍司馬吳郡陸雲

悠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銜軌若殊迹牽牛非

服箱
行矣慇路長愁為傷別促指逕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
水子如東峙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行携手俱契闊成
腓服

送顏平原 天寶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十數公為郡守上親賦詩宴羣公於蓬萊前殿仍賜以紵帛寵餞加等參美顏公是行為寵別章句 唐嘉州刺史南陽岑參 時官舍人
天子念黎庶詔書換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
殿賜錢若山郎天章降三光聖澤該九州吾兄鎮河朔拜命宣
皇猷駟馬辭國門一星東北流夏雲照銀印暑雨隨行輈赤筆
仍在篋爐香惹衣裘此地鄰東溟孤城弔滄洲海風掣金戟導

東岳鳴騶郊原北連燕薊劫風未休魚鹽溢里巷桑柘盈田疇爲郡豈淹餉政成應未秋易從夫猛虎化入似馴鷗蒼生應望君黃霸寧久留以上曹志闕

過平原 祥興已卯九月十八日有碑　宋丞相廬陵文天祥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道遯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賊臣牵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

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

寄平原簿孫仲衍　明義寧令番禺李德 時官濟南經歷

南園虛夜月風景罷登臨鞏洛成陳迹青齊入苦吟升沉凋壯節臣濟負初心薄宦容身得寧辭雪滿簪 以下俱新增

平原君　戶部侍郎長洲高啓

朝歌長夜館娃春總爲妖姬戮諫臣何事邯鄲貴公子能因躄者殺佳人

和王彥平賞牡丹韻二首　左都御史故城馬中錫

主人春酒挹天漿鹿韭新開鬬萬妝正好臨風拚一醉不知莊外又斜陽

牡丹庭館爛晴霞載酒人人入魏家自笑林逋窮相眼一生惟解看梅花 按公嘗與王公同官直彈咸暱亦相類詩含諷刺歸王公原唱不可見殆必皆有所指也

平原道中答于鱗送別韻　解元長史歷城許邦才

楊花滿路傍人飛正是傷離長淚揮三日計程三百里夜來魂夢尚依依

郵亭夢覺正三更窗上花陰轉月明徙倚曉鐘傳遠寺更無人見苦離情

送王理卿歸平原 理卿名無考　四溟山人臨清謝榛

春來三日君即歸長安陌上車塵飛滄洲有約自卿晚白鴈多情相見稀千里還應嘆萍梗一樽誰更采芳菲平原舊侶論心

處肯向天邊望少微

和子與過訪平原道中値雪二首時按察楚中 按子與爲長興徐布政中行字平原唱惜未得見

河南按察使歷城李攀龍

九河風色報寒帷道入平原雨雪遲天欲並傳梁苑賦君今試和郢中詞憑陵尺素光猶動縹緲扁舟興可知况値如澠春酒熟好來投轄未須疑

平原日映北風斜飛雪偏隨刺史車明月更投公子邑金門何處侍臣家綈袍忽自生春色彩翰紛然擁落花爲報袁安高臥莫辭官上客有田巴

平原道中見牧豕者　湖廣副使江陰君高賓

過平原　　明廵鹽御史桂陽范永鑾

平原津畔臨邊浦驅馬悠悠此日程望斷翠華芳草合空餘行在暮烟橫風流漢客名無恙慷慨唐臣氣若生俯仰乾坤今古別落花啼鳥重含情 以下見舊志

題魯公祠　　山東僉事內江劉時敎

廟貌雄千載精英凜若生古今真鐵漢天地舊長城數語氷霜烈孤忠日月明觀風經此過瞻拜不勝情

謁顏魯公祠　　武德兵備臨潼李三才

尨敗垣頹戶欲欹土人傳是魯公祠空揩古木依殘草絕世英風寄斷碑天子當年驚姓字吾曹今日拜光儀往來車馬紛無數誰釆青蘋薦酒巵

魯公祠送省吾丈入賀用李棠軒韻　李三才

匆匆東國嘆浮雲勝地何堪把袂分車動馬嘶人欲去天高日落雁初聞凄凉往哲猶遺廟磨滅殘碑祇斷文懷古知君心不淺嵩呼千里謁賢君

三義祠　德州知州黃梅邢奎

三義祠堂鎖暮雲庭前柏子落紛紛桃園不改青山在漢鼎輕將赤手分竟日旛風來寢殿一春苔雨鏽碑文寥天何處秋聲

起疑有金戈靜夜聞

前題二首　　副使張珩

漢末羣雄起桃園結義深紛紛征戰士誰識豫州心

初拜平原相勞思日已深纔萌興漢念便有殺鏘心

前題　　知州費邑朱紳

天限炎劉四百秋英雄猶自奮謀猷恩懷兄弟同魚水義感乾坤紹冕旒一誤無人追赤壁萬全何必據荆州古祠幾度秋風吼疑是當年恨未休

又　　石泉道人舊志闕名

閹豎柔乾綱牝雞司晨極黨錮殄善人黃巾破都邑垂涎漢鼎

稱干戈曹瞞孫策權謀多痛思社稷破漢賊勢孤力弱將奈何
遠從舊識借兵力屈投公孫官一職桃園深處結同胞萬里馳
驅成羽翼收徐取豫入荊州百萬旌旗射斗牛孫權結援曹瞞
走百二山河指日收詎期與國忘脣齒漢壽被擒車騎死可憐
炎漢舊乾坤一旦瓜分成鼎峙分荊據蜀守嵯峨王業偏安感
慨多稱王稱伯俱塵土三義英聲永不磨

又　　德州學正太湖李良機

桃園爛熳簇蒸霞棠棣枝頭賽蕚華帝業栽培先漢賊九州恢
復始三巴風塵黯黯中原競雲樹蒼蒼棧道賒未信一身同骨
肉一心從義屬王家

津頭古跡　闕名

霽虹天外駕長秋龍準旌旗半野浮萬姓只沾雙輦轂百年纔見一廵遊郊圻古渡春常在桑柘新原雨欲收回想此方多遺澤故陵還是舊封侯

穀城懷古　李良機

青海徐生已感秦王孫何處復尋真黃公漢法忘功議深懼淮陰告不臣芸草靡蕪先避谷桃花溪澗可尋春玉貂不復歸城闕望望雲霞天外人

青陵　滄浪子　舊志闕名

禱雨雨如霖精靈能感物青草鎖泉臺人號神龍窟

遊青陵　按詩中庚蒸兼押蓋遵洪武正韻也　邑人張祿

過隙光陰忽暗驚十年今復到青陵看詩便覺成陳迹屈指猶能數舊僧法鉢水澄龍竅暗經壇塵斂虎風淸當年割膺人何處獨倚長廊聽笛聲

曲陸道中　張祿

煙村疎雨過春遲野外春生半入犂榆杏鬭芳妍晝垌鶯鳩與語囀晴湄雲歇處處聲如徵風韻嘘嘘聽作篪自是田家多剩樂盤桓桑梓孰如伊

勘災平原途中有感　劉時斆

今年底事又多災亢旱纔過久雨來水送蛟龍傷稼穡田連阡

陌長蒿萊嗷嗷赤子愁難盡黯黯陰雲撥不開甚姚疎慵延此
禍郵亭幾度重哀哀

閑道書院 原名雲龍　　邢 奎

雲龍高棟拱城東子產當年教化隆儒釋本來天壤隔廢興自
爾古今同董帷燈火琉璃盡馬帳春風貝葉空千載斯文有張
主肯教仍作梵王宮

飲雲龍書院　　翰林李長春

攜來片片岱宗雲把向尊前醉裏分日落孤城沙鴈起月明荒
館草蟲聞砧聲淒斷連宵柝劍氣憑陵逼斗文縱飲追懽曾此
地巳將十日許夫君

同前次韻　戶部郎中臨清分司黃岡易倣之

風送旌旄捲曙雲臨岐携手惜離分河橋柳色經秋見驛路驪歌帶月聞黃菊香浮金谷酒青藜影拂石渠文三台咫尺頻凝睇夜夜清光如對君

王鳳孝行詩　進士歷城谷繼宗

結草爲廬枕墓棲三年曠野伴烏啼聞今茂宰嘉純孝欲薦王褒荷紫泥

前題　邑人張一厚

墓木成林手自栽荒廬不鎖夜雲開羣居皓鳥還依止結伴紅霞時往來早侍庭幃多順色再旋城市轉悲哀芝房寶鼎排王

己亥歲饑秋郊卽事二首　周汝觀

晨星驅歛散落日照寒衣漸見牛羊出翻憐鴻鴈飛恒暘傷歲稼多難薦民饑拯救慙無策臨風淚一揮

蒼烟散秋隴新雨濕荒村有麥期明稔無禾足夜飱周征寬粟帛漢稅急雞豚竚立望南北平沙晝欲昏

雲凝古渡　按八景本多附會舊續志所載唱和諸什磨泐尤甚今取其字跡可辨者每題各登一二首以存勝槩　周汝觀

明堂華敞岱宗開列聖巡遊此地來翠蓋一時龍馭肅白雲千載鴈行廻

霞襯桃園　周汝觀

三義高踪俗共誇廟前猶自種桃花相看底事徒增慨好向春
風醉暮霞

又　　邑人宋仕

大義扶劉世共誇歸然廟貌映園花千年生氣今猶在灼灼攢
成捧日霞

仙橋闊野　　周汝觀

功成早結赤松盟林藪經過紫氣盈昨夜天風下楊栁衹疑明
月坐吹笙

又　　邑人張敬

侯爵高辭伴赤松野橋荒逕度仙蹤風前月下懷空嚮雖有[illegible]

材一片鐘

禹鑿通天　周汝觀

鬲津西接大河流疏瀹千年奠此州安得神功起當代等閒銷

郄帝陵憂

又　張敬

初判鴻濛疏導通鬲津元屬九河中郎今已涸桃花水里巷猶

稱夏帝功

鳩野春耕　黃景章

耕雲藪雨播民和布穀聲聲郴外過自是勞年艱稼穡還愁候

吏問催科

又　　張敬

荷鐮如雲徧綠疇水生低壑野煙浮農歌婦餉村村續麥隴春鸎囀未休

龍湫響應　　張敬

半潭澄碧鬱雲停中有潛虬歷晦冥時作青陵甘雨沛四郊平畝盡含青

曉鐘鳴梵　　周汝觀

千門楊柳曙生烟古寺鐘聲雲外傳欲把塵根寄空寂誰能運我拾青蓮

又　　黃景章

山水清暉古刹間此中別是一塵寰鐘聲四野皆成響淸籟傳
來任往還

暮堞連雲　黃景章

幄中時有白雲封雉堞鱗鱗翠幾重却憶魯公芳軌在忠靈千
古照芙蓉

題察院公署二首萬歷己酉夏日　巡按御史古歙畢懋康

塵亭來爽氣退食此盤桓鶴跡留苔徑鶯聲滿藥欄窻前開月
浮柱後曉霜寒執掌嗟行役長吟興未闌

衙院通幽處翛然隔市喧風雷撼樹吼星月傍花繁槐影搖虛
幌蘿陰翳短垣到來塵慮遠彷彿入桃源漢桃園屬縣治故云

按禹城商河旱災　劉儀鳳

賦税方多事雨暘又爽期蒸民嗟散亂廊廟未全知

德州歸途喜雨　劉儀鳳

滂注復如傾倏然溝澮盈洪鑪滅虐焰黎庶動懽聲隄陌草花潤郊原禾黍榮深仁邀帝力大有兆秋成行役寧知倦傜科愈[illegible]輕年來應奏績藉手頌康平　以上見舊續志

謁顏魯公祠　石刻在祠西壁　明署縣篆遷安彭友直　德州判

死如歸幾丈夫英風勁節古今無疆場未靖身先隕月黑城頭泣夜烏　以下俱新增

顏魯公祠歌　有碑　沈應奎

華戎天地開大界皐綂赫赫如焱壞唐家宮綫窟胡兒笑殺濃
朝盲且瞶漁陽兵馬悍更驕鞨鼓一震腥風颺二十四郡盡漂
先平原乃有討逆杓平原建杓者誰幟師古世孫清臣字平生
滑蕩抱慷慨城頭獨灑君王淚增陴鍛甲士猛悍鄰封慕義爭
歸欵齊盟誓衆膽氣豪立斬子光收潰散清河乞師來李萼折
節願請勤王畧銳卒横鉀崞口開孤忠直向行宮託鑾軫草莽
但羈縻百僚那識漢官儀中丞白簡生氣色頓令王公如伏雌
天未厭禍龍蛇競雄狐巨虺遞操柄剛腸黯黯白晝昏黃髮終
投偃月穽淮西叛帥毒方煽南面稱孤目光眴三朝元老赴單
車仗有赤心懸一片頭項巳拚膏斧質仰面罵賊離斜纏常山

平原兩不愍瑩然雙璧澄寒潭千秋自了男兒事羞向風塵說若甘所望君王能致治忠賢親近奸諛竄魯公本是將相才當年誰定英雄案翰墨傳流絕代伍丹青面目今猶古憐予吳越水國人低回祠下漫狂吐嗟嗟江漢東流不復西黃金朝市亂烏啼千鈞勢重一絲引那得如公振鼓鼙

可泉先生邀趨繹幕園得截句十二首拈筆書之以寄仰止之意

尚書新安呂維祺 時官司理

先生豈小隱寸心矢魏闕鼎鼐作鹽梅明王夢傅說 小隱堂

高樓倚欄眺隱見窮齊魯忽飛岱雲白片片崇朝雨 白雲樓

一笠剛斗大綽然足千古中有南陽龍抱膝吟梁父 容膝軒

奉佛今世因結茆禮大士願將楊枝水天香灑珠子白衣庵

小小歲寒亭亭前孤松在頗似老臣心年年青不改歲寒亭

明月豈可問對影聊成三世間惟此物多取不爲貪問月亭

名花叚叚鋪片雲時覆屋分明邵子窩不是石家谷錦雲窩

南風吹萬籟小窻睡一覺非鬧非非鬧喧寂都不著鬧籟亭

一竿垂綸不釣雙白魚忘機鷗不飛門有蒲輪車釣磯

臭味耽幽谷門前無雜賓興到即修禊何必永和春亦蘭亭

吾不如老農聊以知稼穡安得人上者盡知民艱食不如軒

五雲爛德輝有鳳出丹穴翩翩將其雛隱然棲叢竹攬輝臺

奉題繹幕園二律　刑部主事龔懋中

朱玉耽奇勝宏開繹幕園虛亭來遠色飛閣倚天閶辭賦六朝俊風流北海尊開將今古意暫寄此翩翩

翩翩曳履客逸韻在名園人物東山屐松杉綠埜軒法星臨帝座紫氣滿平原自是于公里森森玉樹蕃

淸明同趙憲伯霍侍御遊繹幕園　邑人高知止

共策蹄輪一暫遊踏靑西郭爲淹留百花深處聽黃鳥五柳陰繫紫騮詩句能摛林野趣酒杯可散寂岑愁華堂珍重參淸景幾度相看醉未休

諸生城守夜半共酌次韻　邑人張同春　庠生　早世

同仇飛羽檄抗志枕矛戈夜氣懸銅斗傳呼煩玉珂鬢滿瀕水

兗邑侯步禱感雨賦呈十韻　[illegible]陳蓉

膏雨九天霈油雲百里同不因環茅艾誰復踏龍蔥齋閣愁瓢鶴瘠雌網暗蟲屏騶雜野服重繭叩神官幽贊丹忱炯冥符元鑒通禱林法聖后暴野邁前雄陰石鞭應泣陽烏翮轉窮巂茲涼瑟瑟都作綠芃芃傳美歌流澍洗兗懷故風惠文君易耳的是舊顏公

淳熙寺　張同春

僧房撤盡見高城春樹霏微四望平雲滿夕陽半塔在柏低古殿一僧迎繞除廻眺生篸廓趺坐支頤引遠淸偶到蕭然箴與

會地偏不斷是禽聲

戲題曲陸店　國朝刑部尚書新城王士禛

曲陸店接黃河厓朝來一雨清風靄青松短壑不能佳騎驢又
踏長安街

平原署中古槐歌　侍郎黔撫安邱曹申吉

亭畔老槐蒼然立淩霄那許烏鴉集空庭日夜響長風突兀不
動山嶽同百年古驛閱人久代謝榮枯世常有此樹婆娑生意
新高柯不改舊時春牆外一株亦夭矯菁葱相對同昏曉錯落
虬枝如弟兄勢將連臂踏空行强者顧盼低者揖中宵月下牆
烟濕材高磊落誰得知胡爲棄擲梁棟姿　按今署無亭槐亦無矣歲乙丑余補植兩

槐於東齋庭中
題曰雙槐軒

平原　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

多病難乘款段遊巾車此日得夷猶揮鞭塵起如迴雪卷幔風
來此泛舟青靄近通濵渤道黃河舊斷高津流茫茫百感叢誰
遣欲向平原問督郵

又　徐乾學

平原城邑古海岱驛程分危堞依林靄崇岡澹夕曛參差鷹影
沒斷續鐸聲聞欲覓督郵醉銀魚君已焚

平原縣作　檢討宜興陳維崧

戰國六雄蕩天紀賢豪獨數四公子拚將老夫交博徒詎惜手

金酬死士紛紛輕俠是不休一生所結惟豪俠擁篲皆上
客惟恨未從毛薛游邯鄲擁篲在都市袨服錢賞者當時
惟讓信陵君黃歇寧奚足道自從豁達邑樓雄世萬古三
沽巾椰綿吹盡征衫破那得餘絲繡此人

堂東木芍藥行　　邑人張完臣

堂前闢地纔數尺移植名花非旦多術狗之閒廿年年輒經四
世如駒隙中更滄海易桑田數株無恙尚依然灌木叢荒多變
置憑仗東風惟爾全年來主人意與照花神似與其蕭索暗其
緒餘亦繽紛不脫繁華猶綽約今年見花花更好迎風待月莫
草草淡紅淺碧倚人嬌[illegible]

人之斧非花光主人枯槁乏灌溉看花寧不爲花羞坐對花神三歎息從茲護惜無遺力堂上書生亦白頭共爾年年事培植

官穀行

張完臣

荒年羣集領官穀數口嗷嗷爭一斛饑來一飽更何求不圖匈郤心頭肉卅年通籍無足論底事隨人亦僕僕莫將貧富怨天公生平原未嘗口腹三旬九食彼何人況我無才尨祿祿一簞未厭腐儒餐敢云被褐玉在匵去年更事苦殘冬哀哀老弱塡溝瀆春來幽谷轉陽和競傳明府施饘粥愧我無能構萬間覩戚故舊同頻顧分得官粟不忍嘗衆樂何如徒樂獨鳩形鵠面尚紛紛朒朒吞聲惟對哭願言稱貸不能償更從何處覓半菽

遊邑東古寺 即圓頭寺　邑人董訥

尋幽來古寺重殿鎖烟雨松老結龍鱗林深藏野霧空堂鐘磬
懸峭壁猿猱聚有友攜酒樽偕余恣緩步禪房隱蒼蘚蘿前徑彖
孤趣窗外碧桃花紅芳巳滿樹頹然擊壺坐挽白雲住散髮
閒山僧遑能燒野芋閑襟滌世塵嘯咏成歡呼醉後倚蒼苔歸
路忘日暮

春日懷士昧園兼憶舊遊諸子　董訥

何地春光好還思士昧園花光依綠水柳色帶衡門少長同三
徑風雲付一樽遥知臨眺處爽氣映朝巘

秋日張孝廉天目招飲芝堂　董訥

不到芝埠二十年重來兩鬢已皤然青厓綠水蒼龍宅黃葉丹林白露天愛客頻斟賢聖酒乘風又泛孝廉船漁翁記得曾遊處指點疏楊落照邊

旱十日邑侯禱雨立沛喜而成詩　董訥

恩波幾載徧荒城步禱辛勤豈爲名水在心頭隨地是雲從脚下向天生龍翻滄海羣珠落樹帶飛泉萬瀨鳴老子茅簷偏踊躍也同田父說升平

即園八首　董訥

拺得林深處幽棲好閉門幾間青瓦屋十畝白雲村僻地穿溪曲深灣臥柳根年來心跡靜野靄共朝昏

月光隨步屧窈窕入長廊門徑參差出牆花次第香短欄棲晚
照高木納新凉蹤跡人來少還看野鳥翔
宛轉西溪路臨波駕板橋白蓮浮水面紅日下山腰筇瘦臺偏
迴林空鶴可招悠然成野趣隨意入雲遥
高岸營方丈朱簾照綠波四窗風盡到兩處樹偏多寒水[illegible][illegible]
著鑾童不解歌貪眠虛牖下萬箇竹婆娑
積土成高嶺蓬山可在東嵯峨臨水際曲折入花叢老樹依峯
立懸崖有路通青蘋臨絕頂徙倚落霞中
逶迤南浦岸引步入林間榆柳皆千尺亭臺並一山憑高猶自
健小坐覺心閒下嶺投西去藤蘿任意攀

[illegible]荊林邱舊服書當

在斜坑砂不留偏生戰苗到吟裏遥深秋

儘去尋南境蒼涼古道横林梢虹弄彩洞下鳥通行選地栽紅

劇冗攔看晩晴一杯桑落酒此外欲何嘗

[illegible]即事　　董訥

平原四郭人烟集五七爲期五與十肩挑車載覓生涯麥豆成
行兼黍稷買入經紀不識甫均平貿易歡顏色閭閻正供輸公
家餘錢入口充朝食[illegible][illegible]忽騰市井中幾人虎視當風立隨意
盈虛斗與升飛揚跋扈閙驕卒毎斗索錢定六銖揮拳直下仍
呵叱田家無奈暗吞聲怨苦千端說不出可憐土著逝他鄉羣

商遠避如風疾壓居參落對荒城日見狂飆埋雲黑老子聞之
感歎生展轉牀頭心惻惻長吏廉明稅不多典衣代納無傷國
豈不知山中萬事須埋頭但求鄉井同休息

郭外即事　董玉訥

雪後林間玉作田風光遥望是豐年偏騰米價城邊市半冷人
家竈裏烟肯放饑寒常入眼惟愁衰老亦空拳錙租幸有餘糧
在一梳分來不費錢

擬新春於東嶽廟舊地賫賑一月偶成此詩　董訥

樵漁結伴共閒身形影相憐意最眞不是名心偏在老只因觸
目每矜貧半炊斷續千家火九十仍慚一月春東郭雲林尋昔

跡加餐疑有去年人

秋日南園泛舟　道訥

清風隨我入秋林鷺岸蒼凉近碧潯送眼蓬窓楓未老擧烟瀬棹水猶深杯擎竹葉和雲酌瀑冷山龍帶雪吟自是塵埃飛不到白波紅蓼照人心

康熙甲子冬十月六日恭遇
聖駕東巡經過平原臣琦豪
召對
命講中庸寻懷明德一節畢
天顏甚悅奬諭再三且云中庸總是教人以人合天之意仰見

聖學高深非佔畢下士所能闚測臣琦不揣謭陋共紀四章以志
不朽　　邑人　張　琦

六龍東幸上元年駐蹕郁城廿月天供頓無煩闕左力行厨盡
用大官錢懽迎鶴髮慙麵道遙見霓旌繞瑞烟自分腐儒甘牖
下誰知得近
至尊前
傳呼侍衛盡衣黄
特勅恩隨鵷鷺行北輦溫溫[illegible]
帝語問衛子孫幾人皆進學否講筵欵欵惹天香鳳渚
[illegible]宅雲裘靜日照旃門

聖學淵源聞咫尺獻詩未敢效襄陽

淸問時勤願歲豐民生國計本無窮問東省年歲豐歉蠲租異數須三輔

賜復新恩澤二東詔全蠲丁徭韶鑄常懸天下濟芻蕘徧採地同風

詢知愧乏齊賢策白腹何堪珍賚蒙賜奶茶克食

淸徹鐘聲唱曉初龍旂曲蓋映

鑾輿千官日擁寒林外萬騎雲從曠野餘草莽趨蹌隨虎拜幄宮

引贊聽鴻臚

宸遊攬勝平原地內侍須還縣志書先是上問平原有何古蹟命將縣志進呈

駕至平原縣七里舖特須

諭旨蠲免東省明年正賦康熙己巳正月十四日大學士海寧陳元龍

青齊復見虞
金輿省俗重煩問里閭共慶民風安作息還傳
天語沛綸除推恩寧待回鑾日草詔頻催下馬餘聞
命濡毫先拜纖從今汗簡不勝書
帝咨民瘼廑如傷欲令崇朝愷澤滂中使飛馳催進草侍臣呵凍
未成章周廬盡處燒官燭
行殿歸遲染御香爲待巖程須早發夜深不敢解衣裳
駐蹕平原召扈從翰林撰敘宋大業查昇汪士鋐陳壯履勵廷儀
暨元龍七人至
行宮內徹

御膳

賜食畢宣至

御前

命各書綾字一幅

上親灑宸翰書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諸臣環立瞻

仰

上指示書學奥妙各問年齒良久始出遭逢異數恭紀五言排律

十二韵　　陳元龍

河工新底績善後廑堯心衛水馳青馭平原駐碧潯年占千庚

象瑞應六龍臨農慶看膚合

皇情惜寸陰披圖探學海忝對寵詞林
賜膳登瑤席含毫聽
玉音
天章文苑寶
聖訓侍臣箴垂露窮源遠臨池妙理深健彊歌
萬壽蒙脉啓微忱扈從依霄漢殊榮邁古今職慚簪筆久
恩念鬢霜侵蒲柳辜高厚驚心淚不禁

過平原南樓　通政司參議德州孫勷

高山空峙水空流欲奏清音恨未休白髮門生報何日蕭蕭風
雨過南樓

平原懷古　　　高唐朱紃

平原賓客散如塵往迹低回逝髙津公子高懷千古絶夕陽我

對賣漿人

釁門龍起　　　邑人董　詷

山雲來西極鬖鬖峯巒奔落雨不數點一聲色界翻居人顏盡

變龍起攜星門裂柱衡碧尨尨碎如濺噴當其潛地底韜光蚓

穴存是夕維乙未神力動乾坤嗟此黌宫士數載未升掄知俱

沉埋久文瀾滄海呑曷哉揺紫電乘螭郄滯魂

過張又韓成趣園口占　　　邑人董　訪

翠蔓爲藏窈窕門羨君寄傲似山村半窻樹欲籠書卷點市塵

難污蘚痕挼坐但勞烹顧渚醉心何必酌崑崙詩探竹籬生芒角疑是氷壺貯月魂

遊趙氏別業　董　訪

淸風吹我出愁城會向雲莊覔郤平石割崑崙當戶立泉移酌突傍檐鳴忘憂草勸酒千瓊解語花邀棋一枰薄暮欲歸歸不得留人好月亦多情

再過成趣園夜坐次韻　董　勛

日到高齋未覺頻要教愁裏興偏新除詩以外無知已況路非遥有解人留我劇談鐙作意伴君堅坐視相親豪家此際能儘臥領畧風光却讓貧

赴平原途中大水時平邑士人方請補徐州田霡學正教諭

征衫抖擻水泥香到此方輸我子強靜坐雙林無一事那知門
外轉滄桑

同蕭侍讀韓坡遊平原董鈞巷園亭二首　田霡

共赴招邀路漸賒平原嶺上日西斜遙看杏樹千章綠不讓當
年董奉家

永漲平橋舟繫門風光瀲蕩變朝昏羣鵝掌弄晴波裏酷似江
南把釣村

環水園即事　邑人張伯瑱

野水綠灣環高樓翠靄間茶烟凝樹紫酒氣著花斑對局都忘

世題詩暫累閒雨餘平楚色一片米家山

邑侯施公涖任未期以憂去士民惜之口占紀事　張伯瑱

詎意嚴霜後能令化雨私載星朝問俗飛雪夜裁詩柳色驪岐棒棠陰滿地垂可知潁水畔千載有遺思

過鄭煥若園亭　張伯瑱

萬樹周遭碧中開四面軒時當讀書暇留客共清言竹色斜侵帙荷香細拂尊蕭然無六月疎雨過前村

夜過淳熙寺　張伯瑱

滿地明月光塔影臥其下萬籟寂天空時聽木魚響

二如園贈董行人茲鈞　張伯琅

長河湯湯日北注環繞新橋爲住處共道人文此地開不知靈氣乾坤聚翁闢名園萃衆芳幽花疎樹閒修篁一編竟日坐相對兩童煑茗兼焚香門前或到高人駕纔啓柴關遠相迓綢繆沽酒醉斜陽拈韻分題仍丙夜新詩語語帶烟霞篇成一出人爭誇饒他園裏芬芳色不及先生筆底花

此君堂　張伯琅

主人燕坐吐清芬何可一日無此君低回嘯咏頗自適眼前俗物徒紛紛美人不來還獨倚小院風迴暮濤起隔檻秋陰落酒尊滿簾濕翠浮書几蔣家三徑阮家林千載榛蕪不可尋只有

貿嘗留作伴青青不改歲寒心

癸未正月廿二日迎
駕恭紀五首　　邑人董思凝

鑾輦
龍顏漸儼然舉頭繡黻繚祥烟不愁日與長安遠此地重瞻尺五
天

咫尺
天威大道旁最憩草野欠趨蹌誰知分外承
恩額不忘當年執戟郎

竹屋茅檐寄此身門依村曲對嶙峋從今草木皆生色親見

鑾輿駐水濱
白衲長鑱手自攜年來小摘滿秋畦
至尊特地容清供要識田家百甕虀
雲漢
宸章逈不同小臣拜
賜草堂中城南父老驚相語夜有榮光上燭空

與張漣漪荆家堂看紅葉　董思凝

偏從青女借春光深淺高低作晚涼遊屐舞裙飄木杪石家錦幛罨池塘蝶迷曉夢花千片鵑咽寒枝淚萬行秋意莫教搖落盡好留顏色展重陽

董路口賞杏花雜咏四首　董思凝

連朝尊酒意殷勤爛醉歸來日漸曛何似白頭虞閣老年年騎馬在燕雲

招携少長各殷勤塲圃開筵更夕曛極目杏花三萬樹紛人遥指是紅雲

輕寒猶是養花天莫遣東風儞許顛應念勞人憔悴甚儘教十日醉花前

淸狂好趂艷陽天亂插繁花老上顛忽憶虎邱明月夜千番小鼓落花前　余自癸未迄丁亥客遊吳門者五年

中元前飲董養齋南樓觀月　長洲范　濤　教習知縣

南樓傑構接層城危級悲陵呂氣若[illegible]
瀉月光盈醉傾吳酒飛觴急歟按新[illegible]
來歸鞭邐指玉繩橫

寄懷平原及門諸子　　訓導海陽鞠　濂

酸風斜度小橋頭黯爾垂鞭不再留一帶低雲橫北路幾行高柳暗南樓亦知神合遠猶近其奈跡疎春復秋嘗憶臨岐三四語山桃初放待重遊

平原懷古六首　　舉人溧陽黃兆熊

繹幕鄃封委廢邱翩翩公子邑長留激昂風尚齊兼趙大雅淵源魯復鄒此日原田侵鹼氣當年河瀆抱城流一從隄決東南

去莽蒼難尋古渡頭其一風土

下邑先經守相臨披編歷歷想棠陰仁於鉤黨斯真勇古有桃
園合到今校長祠堂淪廢圃賢侯碑石化殘碣只餘魯國忠魂
耀肸蠁還依保障深其二名宦

逆居一夜付轟雷孝感流傳足補陔藥授黃衣非夢幻盧翔白
鶴若呼來房家友愛承歡最杜子移忠反哺哀風厲自今臚俎
豆勝朝典膳也追陪其三孝行

急難原憑義氣肩東京禮子若開先孝廉獻寶回墻皦小吏捹
軀飲賊鋋長土罔闕恩詔重鄉閭尤羨睦婣駢請看凶歲房陽
粥不減劉家續命田其四義行

政譜當從檷榴探元理明辭獨深諸但能飯麥何須米可依與
鹹亦變甘赤水賦𨮁枯井潤淸河身教逆民慙諸公衮衮風流
在都映襄城績美談循吏　其五
天與才同禍不同何如鐘跡學牆東景先自顯羊裘後元靖翻
乎錦被中百卷春秋誇世濟五經奏記歎途窮多能少府神奇
甚底事延年術未工　其六　文學

謁顏魯公祠　　知縣溧陽黃懷祖

河朔艱風半壁傾心捨力障獨書生三千義旅收羣策廿七孱
鄰仗主盟玉貌何須天子識鐵肝終與從兄并瓣香展謁公如
在奕奕靈旗動碧甍

聖駕東巡經平原西境比返　蹕將至平原前三日

頒賜臣懷祖內緞一端荷包二枚白金二錠謝

恩恭紀　臣黃懷祖

聖心勤繼序清問切觀民東指三齊境時巡二月春平原承

幸早行幄近光親暫駐龍旂馭旋過馬頰津日遲舒媚色風轉絕

纖塵到處隆儀舉無邊渥澤匀歡方騰萬井

賜更及微臣璀璨天孫錦精良內府銀荷囊雙美稱墨綬一朝新

儼示陶鎔範常期佩服循鑪金滋錫躍襪線愧縫紉何以酬

恩厚茲撫字仁

弔任貞女墓　黃懷祖

世稱萬物有銷歇貞義芳名千古揭深閨弱質豈徇名志厲冰
霜光日月槩余承乏平原宰宣化維風肆諏採從一而終比比
燕結髮恩深宜不改故明貞女義更高未曾結髮誓兩髦遺冢
嗟無短碣表幽芳幸有衆辭褒貞女姓任氏幼字李孺子孺子
忽病殤女年十三耳訃至呑聲哭蔬素辭膏沐生死李氏身完
璧甘藏匱殳母憐兒韶齒穉別選高門擬更字貞女徽聞便絕
餐死歸肯復求生寄感得雙親鑒此誠從茲永杜帨尨驚兀守
空閨五十載青蛾白首卒全貞玉骨氷肌一抔覆李子泉臺應
邂逅當年撫實勤貞珉仗有君家少司寇嘉隆以降激揚襃禕
楔題旌倩呵誰來往低回重吁悒滕得人稱墮淚碑寬取無端

羅鬼蜮榿鑒橫施文剝泐路旁天假有心人姓氏熒熒猶辨識
幾度春秋逐逝波人人指點撥蹟莎傳播到今碑在口碑可磨
兮名不磨余聞此語喟長歎匪石何能隨石爛命車載酒酹貞
魂欲請追旋迷故閘小北關北護城隄箇中舊路西復西三尺
荒墳須認取樂安貞女此幽棲重為伐石表其墓勒語廟甲加
封樹志之邑乘祀之祠風徽百代憑追溯或疑女也異既醮夫
死不過服衰再葬則除之奚守為過情翻若乖中道咄哉末俗
胡拘牽婦女誰容有二天此身許字分即定獨行其是斯能賢
君不見首陽高蹈未臣紂餓死還嫌周粟垢又不見宗魯汪童
殉戰場幾曾委質膺封疆天經地義當如此聖人取之良有以

處變能權正得中求心所安非涉詭吁嗟乎任女貞操天性根已嫁未嫁何足論慷慨從容義薰盡昭茲來許綱常尊清風悠悠月色白神人呵護期無斁蕪詞深媿幼婦詞貞石應同望夫石

晩過馬頰河　邑人張方載

白雲紅樹滿汀洲闤闠風生蘆荻秋立馬橋邊天欲暮一輪斜日水中流

芝堭汎舟　張方載

微風斜日漾清漣楊柳陰中上釣船隔岸帘搖村舍酒入雲聲響樹頭蟬纖塵不染人如鷺一色無痕水共天忽憶名鉤譚子

國只教飛棹蕩湖烟今春會於濟南明湖汎舟

過興泉寺　張方載

鐘聲何處動匹馬入高林寺古槐根露僧稀徑草深野花依岸發谷鳥向人吟何日抛塵事安禪得素心

樊將軍臺　副貢海豐李魯

鳳落牛眠不可知耕夫有爲剗蔞迷桑田滄海無城郭隴葉秋風話别離沛上椒房屠伯起湟中烈士旅人悲千年一鼎斜陽日照見重泉粲戟兒

詠劉孝標燎麻炬讀書事　邑人董元慶

法武少年時覊跡桑乾涘磊落氣未降欵岩攻文史曾聞燎麻

炬用夜以繼晷棲遲廡下人精力能如此何怪仕江南錦被對
天子豈必效蘇君辛苦成摩揣天性是書淫文章契玄肯六物
倘不知閒心良足耻神與古人通清夜安能已爇髮亦尋常眉
吟竊自喜公言少魯鈍開悟晚更美始知稽古者名理無堅壘
學能益神智天地會精髓平原有偉人千載光桑梓緬懷玄靖
風聞雞中夜起